



天愚山人文集卷九

鎮海謝泰宗時望著

八世孫駿德重校刊

記

文廟碑記

夫天下事爲常成行常至不獨一學宮之興作然也於功名然於道德然惟行之而至爲之而成也又甯特功名道德貴慎終若始乎經營然後知植榦之克立也功崇然後知勤之可幾於天也定文廟之新倡之者觀察蕭公也成之者今冀侯也一推一挽經營之功於是乎崇然而難易區焉矣何也蕭公之慨施卽蕭公之自出焉矣侯則有與民宜之之道况今之治定者非猶昔之治定者與倉靈之天愚山人文集卷九 記

雌同宿而歲功乖也黃天探丸於反掖赤臭之氣播闕入室也珥筆者赫河雁以嘗上也三征急公有馬竭又求之懼焉部使者臺使者春秋耀吾甲兵藩飾厨傳虞其豨膏轉軸而不能運方穿也之數者毋亦侯務之最先者乎乃侯始蒞定卽曰中樞之謂植無隅之謂周兼至乎一至也知一之爲兼焉而學宮斯先務矣當蕭公倡義金鑑之數僅四百五十兩耳以今所會要何啻數千計修侏侏儒效其拒折之容乞人於不窮顧者誰也夫豈真有六貳之博如荀卿所云哉必民也爲所取者抑取諸民而不費猶無取也侯則謂是須以漸從水之科滿民力易涸也旣已議稅議畝之肘見掣矣卽或主者謂良於行而我則忍之乎

是須以漸矣異時公作甚苦計里出力煩百姓無已時侯
盡捐之但里助費二金以存其名邑祈望所集僧在其間
而賈以和例必請託以名藉矣乃視其請託之數令輸學
宮以金僧則喜而漁益大上定里鋪踐更者亦煩一紙書
爲從事侯程其盈縮令輸金學宮如漁僧共歲得金錢三
百十兩而民蔑有不宜者也先侯未任府二守實署邑篆
廖公迎侯而亟謂曰余不佞代大匠斲享有風雨之蔽而
觀化之地掃除不潔不寔不雅也猶儼然徽色於士若民
哉何以宜汝與予頤矣日者視五臺寺甌脫地可價而收
也孰若議稅議畝之肘見掣者卽茲里有圖圖有胥鮮能
無階而命役以所階之費爲學宮費卽無階之階也此不
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二

佞一日之責唯君修業而息之蓋廖公之得侯而釋茲肩
也如釋重負故侯之所爲不辭其苦思夫取諸民而不費
猶無取哉吾求其與民宜者則取亦與也不然兩造禁訟
兩劑禁獄束矢鈞金有入夫豈其無而必爲此循緣而他
益也余於是知侯興役動衆而不大聲以色也歲庚午更
徭諸隱田不占者蓋萬餘畝也律以僕區之法靡一畝遺
矣侯謂何可盡誅第令輸其契券之齒遂悉以佐學宮然
則學宮之於民不惟寡所取而且多所與也甯直人文聚
也哉茲者廟貌宏開門廉暈起諸生徒循牆而深維也昔
者告歉于保人之身矣宮成以往歲其有詩書之卻穀以
佐中軍金玉音作而武不用所自來哉民卽無情其漸諸

俎豆亦俊造也况以其餘應良天子乎部使者臺使者伏
謁祀下絃歌盈耳諗野無汙萊矣夫賑濟也禦侮也甯人
而事上也侯於何取之卽取之學宮之觀成余是以又知
侯善急先務而深智物也歌樸械之四章以閱衆甫莫備
於是故知一之爲兼焉惟侯之能矣是役也侯捐俸五百
兩以成其役若漁僮若鋪役若券契之齒措處共五千兩
殿楹五門如之爲層闕從殿楹視雙童之秀若覲面然東
西廡各十七楹名宦鄉賢各三楹耳於門之左右徙泮水
之橋砌與門向齊其馳道垣屏暨希聖育賢二棹楔無弗
更斥而崇大之蓋攬山川物收大海氣集茲宏麗人謂有
學宮以來改觀者數而今日觀止矣某曰是惟無止故能
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三

止向令侯狂于故習憚於難成安得有是故曰於功名然
於道德然卽於學問亦然矣夫人文之遞新惟變所適今
必有應運起者然六經而後無文章何與余曩借文明以
止之義爲諸士告竊恐諸士未能明而先求止則去止愈
遠也止者明之極思也語曰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
昨斯精於言止者乎侯不以自多而諸士豈以自畫矣侯
名彝戊辰進士溟之保山人府二守名鵬舉壬子鄉進士
閩之安溪人蕭公名基癸丑進士江右泰和人

征東粵十八峒記

峒介東粵番增清從四縣廣可八九百里卽八九百里皆
溪嶂也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名曰十八峒耳自高皇時爲

遁逃藪至今嘯聚者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民無甯宇也崇禎皇帝屬制府張公治焉以轉屬余監其師蓋南路也余雖曰監哉實鼓鄉練二千五百名自帥之矣己卯正月初三師發自獅嶺該將官陳某由長山腳先二日進余見鄉民供牛酒具趾相錯也驚問之則曰如將官指余怒謂誰爲將官指者而返之旣及慕德司將官索於驛代荷爰之役余旣面斥有軍有裝自負之矣問揮戈時誰爲代者當駐師獅嶺也有下陂水蘇峒二寨賊首謝瑞岳等以五十賊潛來探師余偵知起午夜一鼓擒之由此而刈其餘二寨罕有遺者時將官亦會于此以待諸路齊舉進攻盤古峒寨也余謂將官兵法何常無備則攻豈不曰大兵無創

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四

與鬼神通哉何謂爲人杓者死彼實謂我整旅會朝鞞殷而進未得從天而下也督勦之初猶鼓錚相望久之敵旗靡矣轍亂矣乘風火攻并焚其巢其家廟神手捧日月以稱盤古之名僭號平天王不知幾百載蘇鳳宇踞此已七代也諸峒旣盤古爲尊號令惟鳳宇之自由余先從弔馬嶺望之是寇也高踞萬山之巔不拒則竄烏能遽就縛也密遣霸都假爲蘇張舌說與俱來引至黃竹湖則伏兵四起鳳宇父子不返矣夫單旅而平巨寇早有射馬擒王者哉黃竹湖者賊峒東盡處與西白水帶相望余各築墩臺一置兵守有事則效之耳由盤古而西七里爲車頭整十五里爲上下二曹峒師東西入盤古有曹峒爲之蔽南入

者有車頭鑿爲之拱如兩腋然由是而遙望盤古層城九重矣卽是三峒賊如龍彥霞黃斗箕輩非不各爲雄主至是倚盤古若長城得乎時諸將聚盤古四晝夜議露布語子謂何滯也言勦則各峒無坐而待勦之賊言撫則將吏無坐而待撫之理子移營新莊矣是爲十九日也新莊者象湖子寨也莊後山名撲中嶺寬平四望居諸峒之中央諸賊聚議於此卽新莊北上七里爲正逕爲沙公嶺寨去盤古二十里去三佛嶺一十里南北句烈哉驍之所集也蓋涉血爲多焉二十五日駐師上員峒過將官營議事見射明瓊掄魚而笑盈帷也彼以制府內旅借此弗令東西走耳飯具有狡童爲陽阿採菱曲者余謝之奈此冰餘甲

惡諸教士何先駐師新莊業奉有勦撫並用之旨乃樹旗莊上老幼男女攜負至者顛蹶萬狀余不知涕之何從矣令鄉兵編之貽落越日騎行見要畜物於途者則制府兵王琳王勝等余痛責而網辱之將以徇衆將官跪請釋矣當駐員峒日躄發粟烈折木飄屋矣夜輒有火光幾照牀第左右請移營避其鋒余按劍叱之蓋已審爲逃山賊烈澤以驚我師也距員峒而西十里爲大水邊距大水邊七里爲三溪圳諸長行馬入峒自東瓜罨耳坑大石藏而外此又一捷徑也勦撫半焉三溪圳之左爲白沙田寨再左十里爲新舊握源水二寨其山背卽李婆橫坑諸寨番清分界矣惟下握源水寨窩於四山中履其地溝成品字竹

刺錐立爲中周虎落上覆以土藥矢隱焉幸鳳宇就擒不
遑爲豕突計耳此皆正逕西之寨哉東寨之附正逕者先
象湖次下陂水而蘇峒又次之象湖值紗帽嶺後多廡原
然王亞尖曾亞八爲蘇鳳宇虎而翼者投撫鮮矣下陂水
寨又在象湖東寨坐裂嶺山舊傳舒家地牀出銀筍堪輿
家破其山上之大藤山兩裂焉故以名雄是寨者朱燦霞
也先經營官縛送軍前故就撫特衆進下陂七里許葉響
猿啼水可枕石可漱殊忘其爲蘇峒寨矣峒坐高入障山
其左有更鼓石賊自言值烽火警山卽鳴若鼓聲今不知
轟轟作幾何時也如蘇玉衡譚文燦等養長行馬與鳳宇
稱二王矣至又正二十九日許大將軍按視營中賊有擒
天愚山人文集卷九 記

六

繫待決者卽與面審可否旗幟一新哉許則謂大功出書
生置吾黨何用以虞允文視余矣全勦者如盤古上下二
曹峒正徑新莊是也其車頭員峒象湖下陂大水三溪蘇
峒則勦撫並行語云殺人安人豈特安夫未始殺者哉俾
殺者無憾冥冥爲安耳至三月二十九日爲凱旋期將官
必欲從楊村九傳湖紆其道也余第令取路滿香餘鐵山
諸村自爲之殿諸黔落不僅免于牛酒供具費矣制府張
公鏡心大將軍許公自強

薛大宗伯賜諡文介記

嘗聞諡者行之迹號者公之表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
細名以其出乎已者無愧其稱乎人者我大宗伯薛公爰

有文介之謚也夫文之謚有六義介則惟就執守堅確以爲言所稱三公不易者是矣然柳下何得以介稱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雖袒裼裸裎不妨與處孟夫子以爲聖之和大宗伯當東林黨讖之時中立弗倚南者自南吾不知其南北者自北吾不知其北油油然與之偕處不去者彼固不能挽我也倘以其勢或相侵嫌疑自與則閉目不窺固已窺之矣行炭十年而不黑者果何人與列禦寇曰展季非忘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卽孟夫子以爲不恭今公豈不恭玩世者哉然自仕庶常至宗伯家居者過半每一赴朝譖友執契罕識其爲薛某也公朝有公私覲無公矣公固謂人臣之誼義絕私交法禁三人釀飲當自吾輩始

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七

豈其廢職守尊酒樓花洞以爲雷連樂也昔魯以岑鼎與齊齊不信而反之也必得柳下惠以爲是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以信爲國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所難也夫季固自愛其鼎哉當公拜宗伯者踰年輒有金甌之卜也往例先容內官秉筆者俛相事焉公曰古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呈身閣老乎官列九卿仕極矣奈何卑體而伏爲人所牽鼻卽終身不獲黃紙後押一字斷不從秉筆者市之權其若明明在上何時則與卜者七人卜中三人果爲捷足者先得公不中卜固無惜焉大學士劉公公南宮所得士也又欲爲公金甌之卜引手公曰以門生乞與以內官乞何異師生有形迹之嫌閣部無假借

之體神聖方謂我黨與盈朝比周贊化使人君不安者屬
際也得無卽若所謂我者乎夫展季直道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則在父母之邦固然矣人所奧愛莫過我育成者惟
公以爲比周黨與聖化非宜縉緣縉素緣素百官立私理
而徑於利道揆之不端何以約法守哉况奄豎之援繫爲
也當是時以內豎肆滔天之惡古今來魏忠賢一人而已
無論頌功德者四十萬八千餘人卽上公不已議將稱王
稱王不已又將何爲哉乃魏則必欲公收之門下矣以幣
聘則不受以要結則不往獠虎鬚編虎尾幾不免虎口然
猶以前銓部建議疏追論之雖賜告歸哉卽斧鑕庸避之
矣其無能殺公卽歸公故里者以公之不動則望有膺耳

天恩山人文集

卷九

記

八

乃誅禽者曰夫子之不伐不竭信大而與人無害也公實
比德者哉故三黜不易惠之介三公弗美公之介方公旋
里未幾魏卽就誅天子方嚮意公大用之公又曰直道事
君猶昔耳余猶及見江南學使戴君欲以所屬士名實具
者借觴爲公壽士奉成命來矣蓋候之七日而司門者弗
通也一日通矣則仗門者璧其使使去也夫展季於犒使
有授辭之文於躋僖公祀爰居有仁知逆順之文孟子獨
稱其介以介掩其文惟公兼收焉然古今諡介絕少元泰
不花有忠介之諡明海瑞亦諡忠介石瑤則全諡與公同
以公亮節重德固在海與石之上而柳下其選矣

崇禎皇帝御極之七年塞垣方晏而海寇僉囊也惟浙之東極爲四明郡郡枕海寇不時沸皇帝怒然昌國之變於巡海使者最慕選焉久之不得主者以他名上久之不下主者以公名上天子曰今無東顧憂矣時公以計部郎出憲四明明非邊郡而險倍之公之才足卧治云爾駐節之日卽延鄉先生于寅賓館詢地圖輶轅之險濫車之水凡滄海絕島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知之然後周鐵室之備焉猶是兵也五指更彈何如一拳之控是貴審所聚而用之也且賞之先小而信殺之先大而必光弼入河陽無不色然駭者頃歲以來再寢金焦之混矣公所隸兵以萬計掄充幹者爲都君子若背鬼然其訓以德而威以刑也夫

者民也財可假者帑也公以祖祖爲下下曾不遣一蹙者
蹠纓此又與越王之驅民危地者殊也今孰不謂詩書之
林爲德義之府使託名樽俎徒爲士大夫修屬與之貌又
何以間國家之患而不肉則無有于茲館爲也士大夫慮
切并州隱將庇其所賴疆邑之政毋甯懷有愁心而恐以
規爲瑱乃諉曰執事之不閒閒也幸上天之未陰陰也同
舟遇風百族之子捷掙招杼船若左右手無亦共所利乎
况處愚稱德爲謀者衆矣然則公實不自假易而曰厚於
人以厚於身則每下愈況也朝治堂皇出憲布令防民之
邪途五焉晝而講政於茲館也計從多謀從可啍啍可以
成功乃皎然樹明于秦鏡哉以爲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講
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十

政旣畢載陟斯廳慨乎歎武之衰焉武尙氣氣尙帽憑方
慮極物養力索巧務于訊衆求技治之以豫奚以盡用兵
之刃爲嫌矣蓋某等辱在宇下習公所爲盧牟若是而公
才實不盡于此卽民間疾苦察睂而見垣一方人百雉睥
睨雲矗海嶼更艤腫以清鯨鱷之宮天潢飛江輓轡鉏鋤
不啻也火雲萬炬霹靂一聲胡堅之弗瑕頃歲以來再寢
金焦之浪抑豈易得此於今日哉夫周公旦踰越好士有
執贄見者斯公辟館意乎李臨淮造較旗一法以練教卒
公將有取于斯廳乎有以取之而文事武備適相合者何
也倘爲我輩綽約亦宜試于曲張續長之能與彼令敵一
夕三遷者庸非聖人僕也卽此決拾之士亦各有其鵠矣

苟得雅意和容蹲循五物隨周旋之餘而盪蕩勃焉耳觀
鄉先生之以孝稱者卽子鵠哉以弟稱者卽弟鵠哉能偃
拊黔黎者卽臣鵠哉公以此排其捨而擠其揭其爲德大
矣其爲刑至矣威之訓之果不問之銳司徒辟司徒可矣
蓋七德敘戰六德敘和明其有恭讓敬潔之誼以爲士大
夫先也而後委文成然藏志九旋之淵以勝疏禽缺不見
其垠朕矣今譬之公主也賓相也諸材官將也主明相知
將能夫是之謂參具而天下治夫甯直保茲東土稱圉固
爾也或不識次較射廳於賓館之義以爲周明堂金在其
後見先德後武也則公重武之微權未曙也又謂乞示周
行以燕樂賓心瘳其容而衆潤同也則公重文之深意未
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十一

晰也管大夫九合奮揀其言曰兵勝于適公得之以寄內
政焉而告善有旌講藝有所莫不鳧藻之爲適矣若館若
廳名殊而實一者與不然夫豈不知閱武之自有其地而
必參末坐於士大夫句偃之餘者今天子多公治明之效
移公憲節于潼關潼關古桃林塞地雖邊而險不踰明理
之猶夫明矣公旣啟行不勝去東之慕登斯館觀斯廳者
如聞如見以長有公之典迪惡能默默同無口匏也崧高
之七章周人喜有良翰是又將爲天子紆西顧憂矣因鑿
石而爲之記用記公經營之大概

鐘樓落成碑記

郡邑鼓樓專設而鐘樓多爲寺觀有何與如晉之龍漁觀

唐之白鶴觀金輪寺皆有樓懸鐘也豈鑄鐘者類怯于力借佛佗氏立教首與抑其地廣薦疎闊稱興作也雖然斯事也已非佛佗氏事也保昌龔侯以庚午來治定每旦起聞然無聞既一怪之則謂父老曰以余役役于斯受命飲冰無能甘寢往從旅次聽立號聲恍作起舞想今萍鄉更鼓反寂寂哉乃二三父老叩堂皇告曰定有鐘樓麗總持禪院之左廂造自宋紹興四年今崇禎始元秋七月颶風傾焉則大殿俱傾也至於今官司之無敢閉廷安之無早暮民聽實熒安得逢執事之閒而圖此侯曰款款予初疑以爲佛佗氏之舉也由諸父老所敢始信非佛佗氏之舉也夫鐘主聲聲以出氣氣以舉事則士氣繫之且鐘樓建

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十一

自文廟之異位文廟崇而巽方陷形家言宜隆以聳故建鐘樓奠之奠之非此一時矣夫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舉一而長利者謂之舉長也侯實經營文廟若禪院之費曾嘗樓而覲面扞諸爲之求木于山而加于山求灰于陶而加于陶不如是材不得良甍不得堅也冬十月偕鄉先生大宗伯薛公建表定址猶是文廟之異位稍遷就焉凡四越歲而樓告成舊樓於藏殿左右峙今徙左而東者三尺徙前而南者四十尺增深廣者各五尺高仍其舊卜禪院天王殿左掖蓋郡二守尊行署也署遷城隍廟側而鐘樓建焉樓層起有三俱內外井幹下簷四上簷盈六悉象上圓下方之義周其疏四望而山嵐蜃氣龍躍虎舉于前

也銳其頂使聳矗之勢增六秀于鬢宮也其四隅則常翻而漠莽也其廉雷則序豁而扉深也下簷之面西者翼以捲簷旁圍餘椽爲僧寮俛蚤暮司擊事當鐘之方傾奚暇爲鐘計完毀及淖濯溫蠖中得其貌矣而未明其聲也且鐘之鑄歷五百二十五年也未知其樂其鈇其于其鼓其鈺其舞之爲何似也雖四時九乳可枚數哉而衡甬幹篆之間微隙逗焉何以揚斯鐘煥斯樓而與邀成事侯自危焉父老諸青衿皆爲侯危焉壬申十二月初吉旦復偕宗伯公試鐘聲之舊清朝日黼臙人見黃雲覆其上聲三發野雉咸雊初則溜然似清旣而溫然似和旣而毅然似任也蓋民之不聆是者三四年於茲矣乃今官司之啟閉

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七

延安之早暮民聽用不濫乎矧學宮之形勝占也庶藉手諸父老青衿之爲侯危并侯自危者矣凡聲弁聲鬱鬱則不清高聲硯硯則不和微聲齧齧則不任而茲鐘之勿若聲也無亦民三四年不聆是而一旦紛怡鼓舞而感于心哉宗伯公曰此其說通于政矣政之以廉稱者清也譬之水清清其濁不無雩途其清無不灑除廉政而可行久者和也一龍一蛇一日而五化矣然外化內不化見有禮則舉無禮則若鷹鷂之逐鳥雀是之謂任鐘聲告之矣侯再拜言曰登樓聞聲而三善備焉有味乎音之關于治也歸且寤寤而益勉釗于宗伯公之言不識鐘聲之從耳入耶從耳出耶向猶作起舞今顛倒其裳衣矣諸父老述侯與

宗伯公語而勒之石并記其歲月焉或云鐘帶間所刻鑄鐘者與侯同姓事之偶合若此夫樓成而縣久曠之鐘與鑄鐘者比勞矣抑其繫人之思則前後之龔果孰爲多士君子所以不嘆功名之薄而嘆盡心於民容有未實也余因閱樂記云鐘似地又云鐘統實惟其實之似地也莫實於地而鐘象之莫實於心而政象之苟清而不實言夷行跣之流耳和而不實則蒙甲冑以紉綺也任而不實所謂外與內異丈夫婦處者與皆臨民之所激澆也此又鐘聲所不必備而宗伯公未發之旨也總計其目凡用工一萬三百有奇共費金錢六百三十緡多侯之自出若樓工若殿工若學宮之工次第偕舉時赤米之價頗踊罷潞摺採天愚山人文集卷九

記

志

者得以食其作力若遮熟焉由是言之鐘樓非佛佗氏之責而爲司牧之責必也

遊靈峰山寺記

自出郭渡定海江南行十里爲長山橋橋下卽小浹港入東江溪流者潮汐水也盈涸無時行人借以心卜焉橋過二里爲黃泥嶺嶺北峻而南坦然峻者縮矣所云水激輿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也又三里有嶺曰布陣嶺相傳宋張俊禦金師於此嶺長二里許其最高處望及郡中天封塔人具龍睛者見纖芥矣嶺旁有泉涌出曰沃泉以其懸出也諺誇之爲露漿下嶺得巨石方而稍長橫路左殊刺人意行人倦者曰此我攜來牀也折而西循山

麓行遙望翠篠碧梧暎映溪橋之側稱詹家壘是也山勢至此特欹崎折入開廣二百畝地松茂竹苞卽斯千秩秩哉然天與之形矣王子猷排闥直入不問主人雅興宜於此乎蓋迤逶而來皆介然而用之蹊徑至是有以海石之潤者側砌其中旁緣以墁甃之事亦側櫛焉間之知爲永福視履之道也庵新創敞而潔視其僧程本之爲人庵背坐山緣山而上皆竹徑也一徑爲一曲東西凡七曲每曲造精舍或茅或竹或陶甃至一石浪庵間住庵僧經云華藏莊嚴海世界所爲六種十八相震動者何狀答曰原未嘗一動矣蓋距詹家壘又幾十里也再三里卽靈峰之下莊焉非邨非郭雞犬聲出自烟蘿叢翠中與溪流互響答

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五

也忘其爲彼岸處矣頃之有風颺颺來似七賢署中者卽恨不攜王恭鶴氅來也僧杜言曰此溪莊綠雪請以消蓋內紅友可乎出莊門右行一里許大者礪小者礪水石界縱橫其中余履之似跛又似蹙僧搖手言此康莊也登山而路遂絕焉余訝之何以從刺簷藤下行也僧又言此一壺千金矣行數十武人之足實余頂余之足不知究於何所寘至此所持所行無非蘿也甯但于金矣蘿盡天開百仞峰卓立天際人曰此筆峰也固資老僧之點染者哉再步百餘武而橫門玉案列諸前矣山色猶是青青者擬以爲雲山勢猶是平平者見以爲凡俯而顧之靈峰老人又不知誰爲操此以相從者矣距寺門左半里有巨壑噴沫

十丈許大者如拳小者如珠以其迸裂而出羣謂之氣母然寺後卽慎郎潭在焉潭廣圍半畝雨霽卽現樓臺城市象遠睇者謂又一靈峰寺而青黃過之也寺之右有與寺並立者相傳葛仙翁修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於此今窳痺而壘者故在也井則畱香不絕如丹砂百斛傾其中谿肆無影若與蜃潭通泉脈者靈之爲靈以是耶距井西百步有方竹百餘林傳爲洪所插今形似而不盡方豈仙跡亦隨世而撓也至于登高拄頰時來西山爽氣之清飲氣夕佳翠挺松坪晚照之影又十二景中描寫不盡者與遊畢予戲語僧曰汝固宜有髮而享家室之樂者鷄犬鳴于下莊丹竈修于寺左卽不飛昇久視於此矣汝葛之徒詎曰天愚山人文集卷九記

六

佛弟子乎僧曰先生豈以靈峰爲五嶽哉卽予非逃楊歸墨者請以補入三笑圖

王氏草堂記

夫人之惡囂而習靜厭熱而就涼居處則然哉亦神者弗勝耳夫神能勝則靈臺一而不擾身與境忘而不以心稽方且視魏闕猶江湖卽市朝爲林野豈曰靜也善故靜哉王子靜持卽其舍之西偏樹竹林爲閒適之勝若木香亭芍藥臺足供娛眺梅菊盈籬蘭芝馥室庶幾駐駿賞于烟墟展幽尋于塵軫矣然環顧左右無興波之尺水足資流觴具者是亦河朔之所必求而坐茅藉柳者興索於濯纓濯足也於是卽菊圃之旁鑿以七丈池池上草芙蓉灼灼

其華紅白間挺此亦茂叔之雅志居處何足以概之今夫
朱華之冒綠池也早展而暮含故以望舒名甯惟伫立之
頃無以得潘妃嫋灯步卽一吟一咏亦何以盡探蓮之曲
極解語之狀哉必將朝于斯夕于斯如對此君子接膝坐
攜手遊者而後可豈嫌延駐久哉又卽池之東構楹三室
覆以茅周以纍石而堊其內開隙如月以受顧兔之斜入
者面池處竹欄可憑若與花膝坐手遊者矣夫王子窮巷
掘門桑戶椽樞之士所居非有稜楹穎首并幹增梁之華
其圃又非有金谷西園之勝足以飛冠蓋山陽平樂之會
足以美遨遊也卽芝蘭梅菊藉以適三徑之優游發文心
之活潑王子未仕而先辦雲林之具故知其善爲仕者地

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七

也今夫顛冥富貴之地者吮脂唾膏不惜豕羊驅而往至
于蚩蚩于于丘館或錫之坏矣而猶棟祿是毅不能爲滿
榮之挹豈不知譏訶是忍哉良由居室寡苟完之計偃息
于牀或乏支龜地不則鹿場町腫未效誅鋤欲先事掃除
問舍人松堦竹徑可以散元風陶妙象者幾何所而後爲
解屨釋裘計不亦車輪馬瘡哉王子今日之謀正淵明折
腰之先著又使得揮罕絕絹徑行其志不若利如舞者之
翕食噉噉盡喪其生平所爲豈非善于爲仕者哉卽上漏
下溼聲出金石而修業無其所游息鮮其處將必生馳騫
以分其志夫感豫出異本才搖蕩食貧者見物而遷笑但
紛華靡麗哉又不然而抑鬱于荼苦傷心于固窮正絜係

履無能爲偃室之至而陽喬又羞與爲徒雖有橫厲四方之志誰忍聽北門交謫聲卽書城自擁南面王樂而詠歌之餘草木不足備興觀魚鳥無可資流動亦殊覺形神之桔槔若王子又豈非善於爲隱者哉惟自命者素先有以爲棄隸若塗之計自守也不苟故能高其抱膝長吟之節則所云終南祇在茅簷外不向人間看華山取興或於是乎非然者王子豈不知時詘舉羸之爲艱又豈不知宮成必缺隅屋成必加拙而高高下下疲神於締構也出有所謂者於其處先謂之也亦知處原自有所謂以貞志而定情哉夫形正而德乃來中精而心斯治故貴辟除之潔也然心有天游隨所處而空虛矣而覆草爲之者亦猶缺隅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天 大

斯堂也

天目山記

余未遊天目何以知天目之勝則按圖而得之也未遊天目何輒記天目之勝則就圖之所記以爲記也山靈如在撫琴動操巖壑皆響况烟雲活潑楮墨間乎按圖山列東西跨臨安於潛而有之高二千五百丈周一百里水因山曲折東西巨源若兩目然故以天目名東目重岡疊障兀律嶄崮以樹奇西目鳳翥鸞翔委宛飛揚以布勢總效其

靈以萃止于錢塘故萬山林立環拱其下若臣伏之狀靈
秀之所鍾山川間氣人文於是乎茂豈僅以三十六洞爲
仙靈所窟乎今就圖以按列于山南麓者若羅漢室明空
寺皆取道褒忠寺之徑也由褒忠寺進陟朱陀嶺舊名寶
福寺者陀嶺之西有仙姑石傳爲徐仙之妹所化石之頂
爲響水巖巖在重峰內步履者聞其中水聲泠泠不絕竟
難覓其支流過西則爲倚翠亭菁葱梧竹無忝考槃在軸
矣方陟朱陀嶺視紫霞菴儼在雲際紫霞菴卽水閣灣山
礪屈曲宇舍幽寂時有霞光映戶非霞光也心光肆照耳
其南則陽和峰攬朝曦於初旭若素食沆漑氣者進之是
爲東烏巷菴菴南有鼓角峰圍欒聳拔狀如鼓角亦奇觀
也前爲花石峰石罅玲瓏花紋奪目巧匠讓其刻畫復折
而西爲如斯亭不如斯以爲亭斯焉取斯乎亭之左爲邃
谷飛泉瀑布洪流以界道詎減康王谷哉稍上爲玄通巷
巷東卽攢玉峰下有三才峰三峰並峙峭嶮參天峰西北
有立玉亭是攢玉峰主峰也峰何以攢玉名崖上有小石
峰千百森然如林瑩然如玉矣玄通巷之西爲翠屏峰其
右卽大佛殿壁立萬仞方平若屏上有懸泉數道秀木千
章是不必圖瑞應而天作之瑞者踰澗而西有雷洞有雷
神庵每大雷電但聞雲中作嬰兒聲殊不聞雷震卽袁石
公所稱七絕中第四絕也雷洞而上爲書居庵中峰禪師
讀書處稍東爲幻住庵夫實有是庵何幻也住庵而本無

所住何弗幻也極北有翔鳳林有天津峰惟聳鑿峰在立
玉左四壁皆幽谿窅莫測其底而此峰卓立于中石罅內
出奇松數本偃若蟠龍蔽芾如蓋西來峰在幻住庵垂崖
下暨西方庵名雖西而實東是處至東北極處有龍池三
池下注箕潭潭中有巨石石壁如門峭立對峙以限水之
出故山前無水患自上池至中池注于下池咸垂崖六十
仞噴瀉若雷飛濺崖壁搏擊過老拳矣下池周四十里紺
碧深邃三面皆駢石環繞南溪入大溪至紫溪七十二灘
發源於此其自龍源橋而入見旭日峰與東之陽和峰相
望峰之東爲仰止橋左有仰止亭再左得七星石排列如
北斗從七星盼倚翠巖蒼蒼者豈非正色耶復循巖而下

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三

爲上下觀音洞旁立童子石未知卽善財所化否折而西
有鶯哥石若自言其翼重不能飛也於其右得一洞名眞
空卽不眞空其色相亦在有無間旁有獅子巖石雄踞如
狻猊狀衆山若俯而不敢仰視循而西爲千丈巖巖下有
龍穴其大逾寸外回環之狀徑二寸許若有物盤旋而成
欲雨則雲氣先出斯又獅子所俯伏而不敢仰視者也且
獅巖前有西來庵死關飛雲閣依巖締構層累凡四級下
有張公洞洞西爲煉丹池出四足異形之魚殊駭人目千
丈巖上有關山塔右有玉柱峰而中峰塔卽在玉柱之上
其下有眞氣洞普同塔皆中峰禪師舍利放光之奇跡矣
中峰塔後有翔鳳峰昂頭垂翼張千仞之勢而不離乎高

岡喜朝陽之彌望也翔鳳之石爲重雲塔頂光時現五色
其前有悟真峰下有悟真洞塔東數里爲眞際亭中峰於
斯悟道峰之後卽潘王峰昔高麗潘王參禮中峰處其下
有牛眠石脊背甚穩未知何時得起近東北爲振衣亭卽
無謝眺驚人句而冷然御風矣再上爲草庵舊名藏雲許
眞君隱處庵右有新月臺豈近水而得者乎而斷巖卽在
其西圍屏石又在斷巖之西羅列如屏前有三石斜倚于
上長十丈餘圍丈餘腰有斷痕三四寸而不絕復於其右
得仙解石石長短大小不可數計皆平淨如砥有全解至
地者有解未盡者今鋸痕綫道猶存其解至半者用大石
砧架定信非人力能及好事者欲擊而下輒有風雨虺蛇

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三

之變蓋自迎仙聚仙昇仙諸峰環集爲四仙臺仙童玉女
二峰排列端拱於左右而昂首峰在絕頂西天柱峰在絕
頂上直豎二石若柱上鐫天下奇觀四字詎溢美哉其東
有五老峰非不巖巖視昂首西仙瞳乎後矣而獅子正宗
禪寺卽在西仙頂半山中也自見峰正澤而入爲環翠堂
白雲堂卽樓有以月白名以鎮山名俱傍伏龍橋側天目
之水合流於後涼迴環抱彌重伊人之想然已近雙清巖
矣雙清者言人與山至此而塵情俱絕也其上有昭明峰
峰前卽太子庵爲昭明太子讀書之所下有洗眼池扁曰
靈沼其文選所由出乎沼西爲紫微峰蒼葱之色撲人心
目循而東爲象鼻峰峰四旁皆絕壁中有石乳下垂狀如

象鼻舊有白猿玉瓶沈香三寶今爲鼻所捲矣隨有香爐峰與之肩倚峰之上爲活埋庵後有跌坐石中峰嘗於此石禪座高麗王覓而參之曰我師活埋於此乎後人以名山卽以發明禪旨也庵左爲張公舍山壁峭立門開五丈高二百餘丈卽漢天師隱室旁有張公小舍一名天師外室捫蘿而入亦可坐十人右有北斗臺爲許眞君拜斗處臺畔有定淨廬折而西爲盤陀石石以盤陀名者隨處而有此其方廣容千人矣自石東距數里爲伏虎巖石蹲踞如虎伏但不欲噬人耳稍南有佛面石作低眉狀宛然斷成者斯虎之所由恆伏也石西北有望江臺軒然特立高約百餘丈下銳上豐須纏索繩罽而上遙望浙江如帶海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三

門日上紅光奪目下有石屋陰雲積飄生於白晝旁有鼓石周圍百餘丈擊如鼓聲有鐘樓石高數丈望之凝烟翠黛四徹如樓絕類羅浮距北數里有仙容石前二石曰醉仙石二石斜倚若醉翁再北得頂包石石直豎高二丈餘上橫覆一石如遊僧頂包募化狀又有新婦石在西峰半山與東目新郎石相對山亦分陰陽類乎再西有蓮花峰上建大覺正等禪寺下有無門庵卻兩扉之晝夜不鍵者此天目東西山之大槩也郭璞詩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蓋實錄也而山銘曰列岳霞表羣峰霧裏翠滴烟巒名不勝紀又豈虛語也哉

古無張仙而今有其稱沿習之號也有其稱隨有其祠邑
令鄭君昭舉子之慶也蓋君蒞定四年熊羆之夢再應休
嘉麟祥螽集所謂居官者長子孫仁政之報哉惟君不自
有而推其報於冥冥若曰不幸遇考最之嚴以吾催課於
此調劑用緩或不至大斂大顛卽未能盡棄孟青編蒲示
辱然鷹擊毛鷲弗爲也而民猶有沈命課累之苦諸市價
所售會計出入雖與矩券相應亦安能損上益下使肥者
常在民也况臺使者部使者按部下邑又無能效何易于
躬挽艦纜以代農時之勞歲遭併隔雨暘未時若也卽平
糴賑饑所活幾何諸橋梁埭堰蓄洩時備誠不忍高高下
下罷民于畚鍤茲者軍興執橐鞬者甲不解壘兵不解鬚

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三

孔邇在上徒負如傷之痛負愆之弗遑其何有後嗣計卽
君子有穀爲孫子詒其如蒼昊之不宥何吾實自訟諸內
羞與由房者語也然興門之男再舉丈夫子未嘗蠲弓禡
祠高禩也而履帝武敏歆之說又儒者所不道豈卜子夏
相固自有之乎聞之諺有打彈張仙者善錫福于爾類每
值懸弧未嘗不通靈夢寐安得俾有所憑藉以爲歸也乃
卜諸城隍廟左構材三楹肖像以祀前而廣除而閉扉稱
之若曰使民有鄧伯道嘆者共洗心於此也至矣哉公之
用心乎爲政有成而不自有其成卽撫字省薄諸大政亦
得民而治矣得民斯以得天室家和處子孫蕃育有自來
也安得仁人長者言付之冥漠不可知之數且託之仙而

建祠以奉其曰俾百姓洗心於是以共衍錫膺則又若實以爲祥有所發慶有所開不敢秘諸己而公諸人使民由是而庶幾免于後艱之虞是心也諸大政所從出也由已及人推恩無已飢溺之逼真莫切於是焉余聞世傳張仙之儀蜀主孟昶像也蜀亡花蕊夫人攜其像私室奉焉宋祖卒忽而夕之也夫人詭對此張仙挾彈彈天上孤星人以此卜弄璋矣於是世間遂謂實有張仙之神而布其像以祈嗣君豈弗知之耶君蓋鄭重其事以借休于明神推遜其詞以爲非我所敢輒有之也然百姓有心其亦有口瘡痍起者鴻雁集者家尸戶祝以爲琴彈而愠解靜好之音洽諸宮壺是其景命有僕矣石燕旣入懷乎五色雲化

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五

爲鳳已集左肩乎吾儕小人具享家室單父之堂豈琴瑟弗御也宏慈所覆保赤子於懷中明德之多達人毋乃膝下者繩繩而未已也吾知張仙之神必有所附附諸百姓之心與口而不能自己者矣不亦得民以得天之明驗哉君方自以卵翼無成勞而歉然于其上故以充閭之慶諉諸嘿佑此又愛民無盡之虛懷質鬼神而無疑詒孫謀而可久者矣抑聞古眉山有張遠霄見四目翁持竹弓一鐵彈三質錢三百千張無靳色翁曰吾彈能辟癘疫宜寶而用之遂授以度世法然則又似實有張仙其人矣其能辟癘疫以回天豈不能爲人祝嗣以延後公固有說於此而非以誣民者矣是祠之建以辟民之厲可以祝民之嗣亦

可也

天愚山人文集

卷九

記

三



天愚山人文集卷十

鎮海謝泰宗時望著

八世孫駿德重校刊

記

重修演武廳記

演武廳之在蛟邑不獨蛟一邑之武是演也其司兩浙關
鍵爲東南半壁障綱山于有牢使海于有弊設險重關哉
不顯方叔七德用休九章鞠旅以春秋耀吾軍士又甯第
師中之性命是繫者吾不敢謂凡演武場皆霸上棘門然
此真以細柳稱舊廳基高二丈許廳高四丈五尺廣凡七
十尺兩旁各三楹爲諸偏裨小歇處背坐招寶山之腰麓
屹然負重左築壇樹纛羽葆幢鼓吹鏡奏者各列以臺好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記

樓居矣左顧則大江滔星浴日若助鞫殷之勢右顧之而
城巍巍然濠洫洫然戰卒之所居虎視而狼躡俯視其場
何啻疥癩賓十萬橫磨馳試于其中哉歲癸巳夏王師初
勦潯州稅駕於此以俟船工之畢旣凱奏而風雨傾之一
夕也豈天厭厥德將欲放馬牛于桃林華山之洛乎抑爲
不用命者示儆也於是卽其未盡傾者支之以柱覆之以
茅龍泉常公曰以吾領戎十五年於此未嘗一椽之謀爲
家營者惟是步伐止齊之地兵植木弩羊角鼓鐔相望號
令風雷所謂居以成其事者夫師之出受斧鉞于斯斧鉞
而返報無後治于斯不僅敕乃甲冑敵乃干之爲中軍作
好也以師武臣力投超之餘亦奚所弗具毋乃征繕葺圍

實頁有司事我乃從邑大夫而奪之權以彰武備之弗修
以爲不知已者指摘豈敢無亦逢執事之不閒以鳩工
庀材於歲月奈此上漏下溼審錯規慮者其亦不有甯宇
何以布堂堂之陣展填填之旗挺鉞摺鐸挾經秉枹戚然
服士以伺寇間也卽從海外覘之如荼如火如墨失其望
矣卽屬之定令朱君以飭具而經始巍如煥如者良亦由
舊之業而增其式廓也豈觀美爲哉夫怒咎不可偃于家
刑罰不可弛于國况鯨鯢方恣肆不殄厥愠之會哉蒐苗
獮狩奔走以習武徵發期會號令以講武翹門之格踊距
之能猶爲帥都君子有守心而無使髀生肉也甯踞轉鼓
琴驕射犬哉且是射之中楯瓦由胸汰輒甘蠅昌衛故非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記

二

二將是法也然經武之要首在得地形今與我爲難者其形在水不在陸公誠登是廳而觀于海亦有餘皇舩艦爲武具習流沒人爲武卒安見不足乘風破浪以翦滅此朝食也不然何關鍵兩浙爲而徒春秋耀吾軍士矣

馬王廟記

王者定三革隱五刃則馬之爲用利哉既習其用不得不勤其養而推原所自出以借休於冥助則吉日之詩所云既伯既禱者是也在天文房爲天駟辰則大火又蠶爲龍精月值大火故原蠶有禁謂其與馬同氣天駟星爲之祖其以戌之日爲吉日戊剛日也外事用剛哉實以馬生於午稟火氣而生故以剛日爲吉日也若巍然立廟設像而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記

三

尸祝之則後世沿習之陋也今觀其像則馬面而人身或星體固若是乎不經覩者見以爲怪矣北邊不塞校德嗣武孫武子生而曠騎是習者故民時獲馬之用既勤其養又推所自出以崇奉其先俾保育而無瘥疾不特師中然也在昔七監二十六苑多在甘肅九邊諸處其地水草良於馬而潔誠獻享以奉馬祖卽隆之虛號曰馬王其仰賴者大故尊敬者崇若依之爲物賈綱惡者故老相沿以爲神像如是卽家諭戶曉不求深解惟知時至禱求相率爲苾芬之供而海濱處者惡足以語之大將軍前川張公畜官私騎計三千匹居一歲而耗之者將半公一怪之以屬馬醫對曰不宜於牧地也公恍然謂斯天所以責我者深

哉謂我享其利而忘其本貓鼠尚有迎祀疆場之役千里
裹尸者誰爲政也於是擇演武廳西偏之極處庀材爲廟
以主神祀一門爲間一殿爲三間值東營房上頭而彈壓
於是土也庶幾神之有靈校人其弗倦於六馬之屬矣其
祭則以五月五日爲神誕行享禮猶以火日也我海濱之
民又惡是以知之哉稽古周禮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
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是四時
皆有祭也牧政寓焉且其祭各有位號不但渾稱曰馬王
也馬祖之外有牧則始乘馬者矣牧之外有社臧僕謂善
馭若王良造父者又有馬步者謂如諸消耗神欲加害于
十二閑之政教不得不禱祠以免之也乃今第歲一舉繁
簡禮既不同又無位號之各別但渾稱其神曰馬王豈馬
頭爲王之王原非有所加隆于其稱者哉且執駒則嫺習
其步猶教駝之政而攻特專爲其蹄齧而使之就範于轡
馬介倪于月題今建是廟而祝之者亦將以訓庾人圍師
掌教是職者不忘斯義乎夫牧馬之政在周十六井出馬
一匹天子提封百萬井有戎馬四萬匹盡養于民盛世則
然哉漢則牧于民而用於官唐人牧于官而給于民至宋
初牧之在官繼蓄之於民又市之於戎狄明朝兼用之散
之內地者卽宋戶馬之令牧之邊地者卽唐監牧之制設
茶馬於川陝猶宋市之戎狄也惟興朝盡以馬給將士而
官養之西北諸民竟忘保馬之苦且生則報數死不責償

但馬蹄覆驗而已圍政何寬恤哉而公惟疆場之役是兢
兢也則利於其用而無敢遺所自爾若夫豬槽不可飼馬
石灰不可泥槽既汗不得繫門牧夫知之矣然我海濱民
顧益驚之也第知有龍王廟何知有馬王廟馬固以龍爲
友與公之馭是馬猶駕是龍何海波之弗靖也哉

重修賀監祠記

王念尼使君因創舉義倉之役省試四明月湖之側從韜
扛上指一古祠問之左右曰唐賀監祠也公曰非所號四
明狂客者耶不狂也蓋自以爲狂云卽陸象先稱其清談
足消鄙吝豈盡之哉夫開元之時其君中成而督大姚宋
張韓爲相選名臣爲刺史俾臺諫對仗奏事二十餘年間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記

五

協氣橫流漢涌原泉臣庶焱飛景附雷媼而不可勝數方
歎繫援之無路不自以爲狂安得明主信而放之也向使
都俞一德日幽嬪之月冥隨之四上之志有所酬其踐繩
之節富之以國裏貴之以王禁稱德度功勸其所能稽衆
風而輒受以社稷之任其臣亦不安於屬際而盟石赤以
自矢又何忍自以爲狂也惟時元宗於季真則不能不能
是稅傅革也與虎處豈待其怒與蛇居甯俟其螫哉揮擧
絕絹危得遂矣至若夢遊帝居而寤若有近乎狂當其須
狂之日欲自以爲狂不可得也夫國無定臣士無常君矯
翼厲翻恣意所存故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亦各行其
志也特以燕食扁扁志矍矍而未獲高舉耳季真豈棧豆

是戀者與且季真於太白有謫仙之鑒甯不知明皇之爲人彼蓋勤始怠終倦而息無終之里者也范蠡之於勾踐顧榮張翰之於齊王罔猶能刺虛滅刃自其幾先而燭之況素志黃鵠之舉而南溟是徙者乎然吾仰其君賢君也倘令賀遇赫連勃勃或蒙非類之疑又使其遇楊越公定來慢公之謗顧供帳東門百僚祖餞御製詩送之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卽意雖未真已屈諸其厚矣亦借以激厲夷苟無恥一日三餼次而肥無身者又令季真非其所欲特借以爲名意挫於偶折悻悻一去罔顧後日之悔如粉其題頰而泯沒于渥須之雨保無如何尙之退居方山復起視事來袁淑真僞傳之嗤乎又安見終南山非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記

六

仕宦捷徑顧鏡湖剡川可以樂飢也然則非明皇不能成季真之雅志必季真斯無負明皇之寵錫矣余謂君臣相合非遇無以成其歡至相違也亦如是無怪乎躑躅下僚朝不與燕不坐高視言聽計從者以爲千載一時也方其以禮侍兼集賢源乾曜謂兩命之榮足爲光寵誰知其棄隸若棄泥塗卽浩然有歸志也獨是明皇不深維季真所去一若固然以爲去宜久矣一何徑情也哉余從史冊向往旣勤以爲剡川屬紹郡不知生自明山也瞻茲廟宇非卽古逸老堂乎昔郗超建屋以待高尚王無功徙居以近隱者仲長子光顏真卿爲張志和造舟清嘉雅尙效慕成

風况高節如先生哉余得參工師之末倖矣蓋使君修祠之語如此而不佞爰之以爲記又賀公併度其子由爲道士若不使親見天寶末年事者使君語豈誣也

定邑城市記

古者王立朝后立市朝前市後者重義輕利之意然正德利用阜其財求棟椽間得所欲非一智一能可效也衣食於人大矣耕與織已不能相兼則何有何無黽勉以求者亦必有道矣風俗通曰市者恃也交易而退恃以代置果爾無財貨何以成家無市肆何以成國乎然而國君夫人命夫命婦俱無過恐其有所侵也而義卽藏於市之中矣郡城地大民衆無日不市定邑中區畫而成者僅有四不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記

七

及郡之四之一分一三六八四日猶寅申巳亥說也蓋荆吳向有亥市之稱卽此余結僮時至闔閭輒不敢上惟慮身之踈于轅下以爲三十輻藉而肩摩種種者踏蹴過之耳是時鹽筴正於海玉蒲羸東海者無所鬻之瓜果以盆鼓百疏以澤量六畜一切而馴車魚鼈鱸鱸以時別一而成羣交易者豈能日中卽退也亦無俟上旌於思次以令市矣蓋余所親覩其盛閱五十有八載久之民肆其財物與五穀不能讐厭而去所爲二依其本者市屢徒有其語矣時則涔旱災害肆其虐哉又久之執司命者罕其人御通施者寡其伍市無赤米之積矣屢縷之氓亦無所酬其手搔之功况夫知鬪修備時用知物者也蓋以邊塞蠱

動民方有事征調之役居者手無備錢行者口無備用輟擊肩摩輩不知何往此其炎涼之態在十年猶轉盼也豈一意變爲坦蕩之途再變成荆棘之藪如今日者往者張大將軍再鎮蛟關每至積日諭阿道者無得籠街恐鄉民入市驚走不知其無可籠也公自驚之矣曰以吾初蒞乎斯土鐵馬牙旗穿夜市過者如排堵牆而進毋論綠荷包飯青箬裹鹽者之爲濟濟卽此鄉贅合游釀飲里肆者形民力而有醉飽之心今奈何希有若晨星也卽此非通達所出游子勝商所不道猶是河淤諸侯之國耳鷄鳴而起擎擎所爲若何豈鬪智爭時實乏其徒又豈民風太雅鄙薄刀錐而弗屑也乃大賚牛酒首爲劇會于中衢以勸逐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記

八

利者市如故四門之民亦各市牛酒爲劇會應之市猶弗舉也公曰此必有虧價徵債爲饕餮者非爪牙之士卽隊階之卒則爲循徽訊焉今距張公又八年所民併相忘其寅申己亥日也胥師賈師平肆展而奠賈不必設也非曰守平虛實曰與禍居雖張公奚以爲乃郡猶無日不市豈荆棘少哉余惟利之所在人皆孟諸求財于六貳之博則以市爲天府卽曰虛市何竟無偶滿時徒令人指點曰初物以澤量盆鼓者此其處也吁可傷乎然致貨者先致民饑失其一兵失其一山海禁課賦繁而流離失其一奚市之間以余此時而遊于市必無踟躕之慮矣然不得如杜君卿跨小駟布衫入市觀盤鈴傀儡不亦大憾也哉

朱明府濬東西鄉渠記

堪輿家言地脈盡處必墳起異於他處較所發頂雖不及十之五而勢必昂視不昂不能臨流而遽止以視吾定信然定固濱海宜瀉而瀦受鄞慈諸邑之水反不能停蓄而盡洩之二邑地沙磧又昂也故築埭謹固之其去鄞六十里水道爲埭三去慈水道七十里而遙爲埭二以墳起故天酸然雨二邑裕十日之漑定不及三日蓋溝澮之盈而沙磧載半去矣亦以墳起故宰是邑者以爲河淤諸侯之國也實與山諸侯同其曠旱竊一怪之又不講于七尺之施呼音宮商之別歲當并隔呼天而雩甯身代犧耳又誰知墳起故也蓋自昔長洲顧侯宗孟嘗集衆一浚之至于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記

九

今三十有八載矣三十八載之中其十年則渠猶是渠也其二十八載則行舟於陸地也定之爲鄉在江以南者四江北者三曰靈緒曰東管曰西管居三鄉者前隘於江後逼於海波濤激蕩之餘其土不及五息五桀何言章與粟未五日風是期未十日雨是亟在造化正難爲功纔當霖澍又苦揚淺水行不理孫若張監磬東門磬瞬息洩盡安得泉踰澗而不盡如管子所稱也在人事尤難爲力矣小民不得已穿溝于畝側是坳堂杯水也所及有幾卽雲漢呼天圭璧傾而刑鵝象龍所有事其禱而輒應又有幾然小民何知凡事不可與大慮始此其類也余從諸大夫之後時思發藥卽未敢撓長吏而奪之權卽文武大吏其督

責守若令軍興賦訟諸要事方呼不及吸誰知民事不可緩乎能知民事之不可緩而從緩以濟其急我雪沽朱侯爰是有濬渠之舉也侯甫下車卽按行屬鄉曰吾視江南北之地初無肥磽異而畝種何以不同赤壚黃唐何以別宜非以地形墳起故乎卽耕者一耒一耜一鈔若其事立而天時之得不得雨暘之調不調尙難期終效于後日非以地墳起故乎古有言三施斥墮再施黑墮以其地薄而泉苦也今泉雖苦而地殊不薄特無以爲蓄洩地則渠之爲渠胥井弗若矣增濬容少待哉然蛾蛾于越繁資糧屨屨之供卽有事畚鍤民未知暇穀失槃繭失純拾橡栗而乞食是將爲捍籠纍箕所笑民未知飽道謀築室于夫撓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記

十

惟行者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行則富愛其財而貧惜其力民未知勸夫浚渠雖小政乎民力之普存也必暇而後可經其始飽而後可率其勤相勸相鼓而後可無債事孰不知濬渠之不可緩侯能借緩以成其急然後知余向者懷藥而未發諸大吏督責而未有以應終無以測侯之意深也是役所濬計前後兩渠前渠自張監硯至露霖約四十里後渠自雙橋至大寺堰約二十里又自大寺堰至貴勝堰約一十里加深七尺計廣三倍工興麥秋之餘暇矣旣食新而揮鋤飽矣沾息者輸息息厚者浮其息無息者用其力無弗相勸而有成矣要皆侯身先之業也南陽豈無孟博深陽亦有東野侯則曰二十室可鑿十七湛可

鞅苟非過門不入之聖身爲前馬三江未必能道九藪未必能治安得徒託之靈威丈人之書哉故侯所爲潛不閱月而告成然卽侯而言已歷七年所况距顧侯而遙哉此美政之難爲繼而定民之所由艱食也顧侯際民引恬無僥囊態其於趨來之職寡不道以歡成今何時也不違農時卽暇矣用一緩二卽飽矣不以警程事律問之嗇夫卽相勸而有成矣築微胡以譏閔雨胡以喜金心在中而民自喻愛以忘其勞矣安在大不可與慮始此美政之易爲繼而定民免於艱食之有日也夫鄭國爲韓穿渠反以貽秦之利漢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溉田四千五百頃民興鄭前白後之謠以綿其天恩山人文集 卷十 記 十

牟按君禁約碑記

蓋余讀牟使君之禁示不勝三嘆之也哀哉民生明明斐常鰥寡無蓋雖清問日勤誰是卽康功田功和澤先後迷民者蓋瘡愈多詔愈罔親民之官由茲其選也而率是者爲師帥監是者爲監司彈壓是者爲藩臬一官而數官制焉百姓兆民庶亦享有甯宇乃如傷視者猶不能盡憮于南山有臺之章也妄揣曰此衆父母果能若大父母心乎得毋有蠢進喆逃雉懼羅而兔爰爰者乎何以畜槃繭純民不能引養引恬入於溝壑乞請也官方之不飭無問民

瘼矣在漢遣御史監三輔獄訟今所重惟吏職儼然立三
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歲甲午御史牟公奉璽書大巡兩浙
甫下車則都統某欲以所屬禮視之矣公謂吾奉天子命
按察百執卽無敢夔龍接武論思天下事奈何俛首期門
下視柱後惠文冠若緹蓋都統於赫章誠崇其在繡衣持
斧職分不相及也豈必一顧之爲重都統遂降心以相從
也會其麾下有殺越人而禦之貨者人皆謂公卽置諸法
而後以聞公若謂迹嫌相報謂吾實不能容俾歸之自治
治不就法以軍伍爲遁逃數入告矣於是若郡邑執事之
簠簋不飭望風解綬者蓋十之三也浙故攘於海寇王師
驛騷僮囊會城者無一日息民不自爲居矣而亦無以容
之也里父老率捐貲造營室城內外共三千楹將若士咸
不欲下之裝以爲此藜藿柱乎颺颺之徑誰爲儲侍芻蕘
供騰飽資者置之亡何析以爲薪焉而陶旗市之市里父
老號于公曰鵠苦鳩居代營之巢而又再棄若居是持戟
之士可以無伍民終其生爲今之孝于跗注君子也公遂
毅然請於朝至不惜爲涕泣之道其甫入署卽視諸陳設
狀其有繡茵翟柔蒲子露牀銀口黃耳金錯蜀杯諸器什
卽撤而不御以爲此無脛之苞直也默默容之乎無亦供
是坊甲里甲之膏血新鮮者其腥尚有臭也然今閭里常
民臬散無已者不服田畝不昏作勞也豈務咎於維正之
供以爲納結怨哉其亦中飽無饜借縣官名以行其漁獵

禽貪之智也卽軍興旁午用備不虞資糧屏屨上豆計下
谷量一畝之產正者二百錢餘者三百錢所產幾何也彼
豈顧升危而斧梯哉是以取重于破柱埋輪之使耳夫監
司師帥狃于近者也中丞臺藩臬二臺習于常者也庶幾
耳目一新而民之視聽亦爲丕振不則亦奚貴動搖山嶽
也哉今讀公所勒諸禁示其於民隱何啻若自其口出而
於私派一款首爲加詳蓋溥斯害矣職况斯宏唯此之謂
與以民生之日蹙止此畝實土毛田賦之外有軍需是二
田賦也軍需之外有私派是再軍需也朝廷且以民之軍
需折入田賦中乃分而二之二之不足而又三之黎獻肝
衡我公之至止若疾痛之子惟父若母是呼矣夫公豈不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記

三

知彈壓有藩臬監視有二司師帥之足爲表率而必嚴示
三章之約條對簿責先事警戒者豈不知坊甲里甲役卽
蕩產有司自奉以奉上爲所獲有道非身自正之烏能使
貪墨者不言自去軍容國容久失辨矣設營歸伍以佐投
超計猶爲討軍實也豈徒民生厚哉夫銚鉏爲五穀之利
豈顧聞草激揚爲良民之福用儆官邪故設法陳刑坊非
矯邪若隳括輔檠之正弧利也豈嫌詳且著哉夫公甫下
車貪墨吏望風去者十之三已服公不言之教而終有藉
乎文告卽文告之張凜若照膽洞若觀火奉行者尙從違
半焉正以衆父母之心未必能以大父母之心爲心也奈
何朝廷不欲公終始見諸行事今且以人廢官故讀公之

禁示不勝三嘆也

辛丑夏求雨記

五邑皆旱定獨先旱五邑間求雨定無年不求雨求之未必得雨久或習爲故事而民空切悲天之號泣豈其然哉馮瀛國答阿保機曰此佛出救不得民惟君人者救得民邑宰一縣之君民猶天也敬天之怒無敢戲渝安有蒙其怒者弗震弗悚以爲祈天雨暘時若之本乎無亦曰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滿品之供簿責者務期與條對無失縣官以身爲殉其能代百姓受斃乎卽茲戎事傍午部使者臺使者驛騷於道醴醕槃匱之奉曷有常時非坊弗辦非里弗徵也江南削船之役風馬牛不相及而求沒人於此總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記

十四

爲封疆計海鯨未窮不得已而徙民逼海者正欲使百姓永享甯宇又何邑弗若乎惟是溝渠脞洫疏濬有時堰梁埭閘蓄洩必禁使河渚於無漏泉源於得本是非恤災捍患之事哉非一日事矣昔者壽陽西恆潦壽陽東恆旱以憂喜分卜今憂反召旱又似與人事無涉自江以南達於蘇杭紹甯又似非一邑能支夫旱誠非一邑能支又非人事可挽回也其平日之心與事凡爲恤災捍患計者區區已布諸民矣孔子曰丘之禱久卽湯六事自責豈猝忽不由衷之言蓋天之視而精四壁而知請其所循於躬者大而百姓亦諒其爲固有之談也有土有輸以其餘應良天子卽畜不槩爾不純甯剗肉補瘡爲銓桔計是吾儕小人

志也孟青稍輕百脈不定襁負子至耳軍容所過置司徒以爲廷安勝羸屑稷誰弗具倘無折入以充中飽皮革筋角羽毛竹箭有矩券也削船于江南豈没人是少不得已而泛應之惟其人不惟其金疆場之役一彼一此矣民徙者無死奉有田里廬閭安置得所之功令集議於上猶冀紓禁於下蓋上豈能無用其民而有不輕用其民之心雖用猶弗用民豈能不見用於上而有安於其用之之意卽臨患而不以爲辭如是果能一日致風十日致雨哉亦以爲上之所加惠我者無日不欲其風之雨之也由是而蠶蠶合窳日見諸野不以爲傷焉倘猶是輿梁徒杠不修于天根馴見之時洩者弗蓄淺者弗挑河淤諸侯之國遂成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記

五

山諸侯之國雖泥牛泛蜴董廣川東先生亦奚以爲魯僖公旣喜且閔春秋大之爲其心在乎民不在乎雨也在乎民求三年之備在乎雨第盡一日之責焉耳今夫雨可請乎平不可請乎若可請亦可辭也春雨日時蛙生鼃魚遊竇斯際宜若何與大慮始夫何至秋分三月而稊不定粟不定則禾不熟以爲上天少霖霖之潤焉殊知前此之多與正爲今少與用也乃與之而弗受多與之而無能廣爲之受故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吾井民亦何知卽今刑鵝象龍縱諸陰閉諸陽術未嘗不稱善而民與上求之之心則誠有別彼禁牲修齋日占出海月占仰瓦札達所有事也蟻封鸛鳴了公務矣百姓則曰猶之困也吾稍得緩

於追呼輕於箠楚父母妻子生出囹圄之室其爲蟻封鶴
鳴何如者今夫澤在天者不可知澤在父母者尙可必可
必者且不可必况不可知者乎故民與上求雨則同而其
心稍異也聞之地之變氣應其所出天之變氣應之以正
豈謂禁牲修齋非請雨事欲求其好惡與民合者而天可
孚也故貨暉神廬合於精氣則禁牲自省刑始修齋自潔
身始不此之務而求滂沱猶執彈而來鳥捩椀而狎犬也

重修定海縣城記

自海上蠢爾未熄舟師直抵京口江甯城憂切剝膚矣四
方騷騷天子震業巳亥春正月悉令東南郡邑城垣痺者
高薄者厚縮者廣從事比軍紀焉往例修城用軍七用民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記

六

三民皆役於里惟茲役也專責之居是城者自喪亂後市
井湮墟鵲巢而鳩居荷戈者占役自免其爲百姓如晨星
之麗天凡戶十爲甲定甲計二百八十或五六人爲甲或
三數爲甲餘卽繫籍營伍或服役公門者耳而總計城之
雉則四百一十有奇訟聚不決哉余時先以二十五雉自
命而家之弟若姪又因其家次第予以三十三雉亦老馬
爲駒意乎派旣定卽大書當築者姓名於睥睨各有勇士
督之夫其人未必勇也而操切之狀近之矣夫詎無舊雉
之完好不煩更築者乎蓋先二年張前川大帥捐金五百
照往例堅修之矣茲奉功令勿顧也故睥睨書名之日無
不視垣之苞固者先占惟恐在人後者誰知其盡平之以

今爲始哉是前歲一役今歲又一役力用而愈生堦植之
破礪者誰復哉其勞浮於後占者矣當監督之令既下或
有食於其家者以爲可計日定耳然灰出於石而海王巖
禁窰廠之範甓者又在江以南百里外欲展其期不可欲
促於用又弗能蓋一倍之貨十倍之財矣監督者曰此塊
之火齊未熟陶旂之髻墜辟暴尺寸不及額灰之雜沙礫
入水弗膠者察之謫之不中員程也其更進以成砌矣砥
石有弗矢若蓋石有弗衡若者又更以造也當是時向令
監督者稍有所縱舍小民亦樂一時之偷可勿論三尺所
弗容其貽他日噬臍之悔庸有及乎於是材具符式者始
登于城工師中選者始收爲用其初猶亞旅往繼則主伯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記

七

盡往亞旅弗論孝廉下主伯弗論鄉紳下卽婦人亦男子
事矣昔叱于阿利爲赫連勃勃築統萬蒸土成焉雖入二
寸卽殺築者今甓中虛處計磚長二尺廣尺有咫必令盡
堵以灰一罍之灰必得三千餘斤方可是一灰之值總計
一萬一千金他何可勝言者官生薛士琪大宗伯文介公
嫡男也手提捍籠箕屨以赴畚插乃苦灰之弗及于築以
頭搶地監司李使君前也先當事者以城工盡屬之城甲
戶乃甲窮復役於里豈謂事不可與大慮始哉由今觀之
大誠不可與慮始而勞於暫逸於永當事之裨儻甯有已
時役始於正月告成于夏五月計凡賦終費一萬有四千
緡皆民之自出合五邑多寡計之約費緡錢十萬焉說者

謂以此造艨艟大艦可得二百隻可當水師勁旅一區惜乎以其費徒爲居守用誰知設險在千百禩而觀效卽於目前哉頃之寇由定小浹港至鄞東鄉二百里掠焉於定城卒無敢一矢以相加遺卽鐵室之備哉使堞陴樓櫓不足爲中周虎落用先自開之覺矣匪茹者若曰是其矯若虹梁矗若雲根漆城蕩蕩不可以上者也人始服當事者之先識爲有用其勞苦我者正所以生全我也卽厚費庸計也以余聞聖人有金城比物比志也豈堞陴樓櫓求堅緻哉卽江甯幾墜不墜城猶是城耳惟顏真卿增陴浚隍于祿山未叛之先平原人不僅服其先識矣故有真卿之事者必有真卿之志然後可以稱守國捍敵之臣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記

六

天愚山人文集卷十一

鍾海謝泰宗時望著

八世孫駿德重校刊

傳

彩漆軍匠楊暄傳

夫人行義而出於有所謂則挫之易也人行義而出於無所謂則引之不能久鑽之不能堅也氣竭就衰意折莫主旁參以利害反顧其身家則百里之行倦於九十虎豹食其外怨尤亂其中將我心匪石亦可轉我心匪席亦可卷也蓋爲此事者似從井救人者也懸揣其事之有補無補乎而志已不堅究論其人之有知無知乎而念已不久况以渺不相知之人若楊暄者乃爲李文達效死也稽古俠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一 傳 一

節如云敞於吳章師弟矣孫拯於二陸爲其司馬焉朱震胡勝於竇武陳蕃則朋友而掾屬者軍匠何名矣今乃以節俠特聞上則與王元美徐中行同一聲稱下亦不失爲馬士權也宜其侃侃亮節見稱于黃氏雙槐而耀青史無已時然王徐收恤椒山于旣死之後其情輕士權冒石亨不測之威爲徐有貞鳴冤狀其編虎鬚撿虎尾不免虎口也誠無異暄之仰觸門達時且有妙折其不肖之心巧出土權所爲焉金吾門達者爲英宗用沈命課累之法若羅吉綱鉗者其憎袁彬之不阿私所好實藉李文達左右乎繆公之側也一日者撫彬數十事以聞當是時英宗反辟百廢具舉惟恐三尺法以參宥而中撓則以彬付達曰且

將彬從汝去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嗟嗟彬欲活矣安能當此反是實百脈定諸慘具哉追維蒙塵之日呼吸與共者彬生死同命者彬卽以足加帝腹徐俟其醒而後與之語夫詎熊頸烏喙者與奈何以安樂故遂忘患難然臺諫弗言也以爲天子方令達奮柄焉卽左右輔亦不以揭聞或慮彬實抱私事焉至瑱尾軍匠楊暄者獨扼腕謂刑之放紛獄之莫須有至是乎卽疏彬之功達之不法上甯料主併以暄付達自理哉其併以暄付達理而達謂可一網打盡矣暄來汝欲活乎但說主使李閣老無弗活矣暄竊念卽不從徒癩斃無益也遂陽諾曰我爲李使實然自言誰信無甯會多官廷鞫庶以間執讒惡者之口則達喜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傳

二

而促令會訊也訊之日百執事具在暄大呼曰我死則死耳何識有李閣老天日照鑒此實門指揮所命以指攀之者達於是計沮而彬得以輕調嗟嗟使暄不出位而言不特彬危而李亦危又使暄不集衆言之令達無以怙其勢不特彬死而暄亦死亦何裨聖明之治哉巧矣暄之折服達心使其無可辨詞愚矣達爲暄用墮其計中而不覺余則謂何巧何愚亦天理之昭然不容泯者與然朝廷大獄令一彩漆軍匠表諫鼓之旌有媿臺省哉有慚輔弼哉吾業知臺省輔弼固無暄之實心而亦罕其妙用矣

兵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諡恭敏薛公傳

公諱三才字青雷始自河東宋有諱芳五世同居稱義門

遷鄞之新莊六傳諱朋龜者歷知衡州軍事十傳諱彬者
自鄞遷定彬生暹暹生儒儒生一卿一相卿生鬯鬯生公
及弟文介公蓋一乳二尙書也鬯事母篤孝偕其夫人鄭
曲奉姑朱無少間朱每飯必祝鄭有子貴也公生十歲試
童子科主者奇其文疑有潤色三覆文益奇遊於庠矣亡
何補旣廩學使者關西喬公負才學少許可獨於公稱文
陣雄師願奉鞭弭從事矣己卯與計偕丙戌成進士讀中
秘書改授禮科給事中辛卯以次當主試鄉闈公察某不
以次者欲之也乃請使周府冊封主者謂非故事公亦不
言第曰親老欲歸觀耳役竣旋里贈公卒若自幸能讓者
之微有天意也服闋轉禮科都給事會楚藩貢鮮不稱旨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傳

鐫三級公疏上明王豈以口腹增喜怒哉楚藩亦藉薄罰
云給諫李某言事忤上杖且謫公將疏救北海馮公謂聖
怒罔測中止之公曰批鱗固補袞職也畏自及乎卒疏上
嘗草疏論失事某將爲同官所窺語泄一要人索疏視公
謝曰己有言者不敢吠聲和也當是時公業陪推卿貳不
應外轉其應外轉者故以建言避去主爵者欲停外推矣
公曰後人謂廢成例自予始是予避也誰爲購避者卽言
者乎且何官不可爲其以內外歧也乃遷楚參政守荆西
適顯陵饗殿左个梁欲折守陵璫擬聞上公曰是重爲地
方累第以薶修聞璫計估三千餘金工竣不及三百金璫
爲不法事必陰加裁抑謂璫曰天子所急者此百姓耳貴

人幸無以魚肉視也貴人無百姓是無天子矣余豈忍之哉而璫乃誣奏公阻撓稅事併及馮公應京時上方厭諸方使無弗以阻撓中人則寢其疏而馮竟以他事逮公絕不少顧璫亦撤去楚宗人劫貢江上趨撫軍遽收繫之自取烈禍不赦之辜亦在宗人矣何吳御史竟以反狀聞非公也誰爲明非反者是役也徵兵肆集一郡免俱焚之禍固藉公終始保全其卒能刺宗人之命而法無漏網者則平日之賦祿有方清祿有法也乃公卽投劾去守內艱先在楚轄值三殿燬楚材是集往商與左右因緣爲姦利公召商親爲度長與徑盡有訾程事律中度者立給以直高明之麗日至內供綾紗及三色紙歲費官錢二十七萬又

天愚山人文集

卷上 傳

四

數歲不集公以十二萬集數月也楚濱水邑田決爲江而賦如故民苦之公搜諸郡縣備荒租所餘者代其匱幕府增兵千公爲節浮冗諸費以佐餉未嘗加賦于民其經畫中款又不特賦祿有方而已三年起家右副都御史督理宣大軍務宣府爲山西通道故無郵置公先裁幕府飛驛百二十頭給候騎也獨石賈人與邊市者醉相殺斃七人敵擁衆求抵公謂敵貪得利黃龍一雙而已旣敵殺我追騎李官必令縛殺官者以獻豈清酒一鍾示罰也乎公在鎮所修築牆堡五萬丈有奇所省八萬八千餘口糧也公又以鎮城西南牧地濬之可得敵鍾數千石卽爲穿渠疏剛計亡何陞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薊久狎邊市軍實皆

孔費將軍幕下有五百營儲材伎者盡以供長安貴人伍舍空有其籍公爲裁復悉如舊先是敵阿拜教其部落入劉河掠居民三百人去乃佯率衆驅出自爲功挾重賞前幕府謂非五百金不可公得代戒關門嚴兵待令敵以三百人來歸方如前約敵不敢復邀賞也阿暈妻滿旦挾其子温布數以劫盜恐嚇旣闌入關公遣將返捕部斬入十三級而駱駝入寇一戰獲級六十顆公悉不自敘逾年陞兵部尙書協理戎政禁旅多虛伍內侍爲甚公悉汰冒名者補其伍內侍爲謠言傳入內廷幸聖鑒得以無動時撫順已報喪師大將殲焉先是公嘗疏請急救北關爲開原脣齒慮請檄延綏衛兵駐山海一片石間爲甯前援又請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一

傳

五

增慶雲堡兵以彈壓鎮北威望二堡城撫順城使敵不得越蒲河而窺開鐵無奈當事者終莫圖之也竊傷時事之難救矣時公已抱病猶上九邊要略特旨報聞公二品考已半載人謂遜膚非制公曰不聞遼陽三師敗沒報乎何上考乞恩爲也亡何竟卒卒前日疏薦李登雲劉相皆遼人以圖遼事庶家自爲讐人自爲報也又與弟文介公言邊事營事之廢如薊遼有軍營五百人爲繕磚炭修城池計而豪有力者以治厦宇禁軍有老營三千人私役于權璫後乃分奉用事者吾雖力復之所及有幾哉余讀公九邊要略曰全遼將吏志狃于因循心墮于喪敗軍實旣耗士氣久衰大臣之於國事可勝痛言哉又曰使撫順不以

款市之故遂弛守禦之備百雉雄城何至一朝遂下知所從來非一日矣然公之要著在急救北關一疏北關危則開原自危甯待遼陽三師報沒後知之哉先觀象者謂上將星暗天策府當有內應而公報薨公身所繫豈渺小也獨惜不得如公數十人徧布高位也且自藩臬至督撫未嘗專一人甯家豈非宦遊所難宜宦遊四十年不更置一椽矣公享壽六十有五子二士珩士瓏孫嗣兆咸喜葬邑西漢塘之賜域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加一級上川東道監軍督餉
謝公傳

公卽余仲父也敢爲公傳哉其可傳諸不朽者則傳之卽
天愚山人文集

卷土

傳

六

子弟弗敢隱也自吾祖定海邑侯諱宇者十傳而得福建
僉憲公琛琛弟與生廷華廷華生贈公維甯維甯生贈公
大綸兩世以公貴公生六歲卧涼於庭見金甲神人高出
屋上相與私語移時勿爲色動長讀書馬氏山莊黃當弗
具也則爲掘野茹以食不得則呼天謂安有美玉若陳平
而長貧賤者乎旣補弟子員滫洲張老妻以女謂吾殿中
騏驥哉憑于其墻矣公性極孝以王父耳充喜人語限外
事每出入必附耳娓娓得解方已友人李某後母遇之失
恃公曰吾不知舜不遇鬻時夔夔齋粟從何著大孝名李
遂奉母融融樂也凡所延塾卽學憲饒公郡守汪公諸所
弟事師卽父僕視客卽主將歧無不涕出恹悞者累日至

誠之所爲感動也已酉中鄉試第十人屬王母愼太淑人
七旬壽徑歸奉觴房主戴延之會有所資弗顧矣庚戌聯
捷省覲于里痛念王父久見背不欲赴謁辛亥太淑人促
之行公於甲次例授行人行人封父而母弗及公謂謁選
之意安在改授大理寺評事有選爲粉侯不中者仇家以
曾納聘王氏訐之公覆視王實未嘗有言矜之矣明年治
獄黔中復命轉刑部貴州司員外又明年轉正郎河南司
盜發遺餉二千金守藏者刑弗認也公繫其弟併弟婦于
庭密遣役至通州家搜捕凡次第十餘輩先苦刑其弟好
言謂其妻曰伯作賊爾夫無與卽爾夫徒自苦利甯得共
有乎妻見其夫姣受楚毒弗忍吐焉而先被繫諸吏數十
人神明誦之矣己未陞湖廣按察副使衡永道所轄兩守
備殺手四千餘人按之盡孔費將軍也公以責守備守備
謂他竇難問也公請移其餉于州令文武司共給之而穴
竇者弗便也亡何以太淑人喪歸時東事危甚公有意安
遠長羅之策與侍御楊公鶴韓公浚抵掌談軍戰營陣法
且繪成圖服闋就補改調四川安綿道副使如故雖以前
杜爲竇者之跡哉名爲新聞蜀警而大才重借也安綿故
藺穴曾秦翼明屢借索餉大譁公召責之曰朝廷以爾能
使爲帥不能撫有其衆將易帥以爲爾辜翼明叩首願捕
獲首譁者自贖先制府收降將余四等令徙之瀘不卽徙
也而黔安曾實使之內應幾不可測四內弟上變公匿之

召四至問所以不卽徙狀曰二豎爲祟公佯爲脈謫令別室待藥其餘亦檄至乃出所告面質之悉斬以殉餘黨縋城去時軍餉乏制府檄汰兵僉囊不可問公但從閱武場臚唱過而老弱者已默識其人明旦所汰十之五葷粥之士悉畱伍焉而汰者復令屯種以給餉奢寅父子實與安酋相合摻者也卽招水潦寨合水西兵三萬寇永甯公旣三破之斬首二千級不悛復圍海子洞參將朱三鳳危矣公遣郭起柱截龍場壩身與總兵朱維新逐寅至廖官巖寅僅以身免公又調寅乏食計賄其黨阿引阿潦俾獲寅自贖復招所掠男女安輯之計全活何啻千萬計乙丑提師援黔黔則未有應也寅之黨馬蟻壁獐諸蠻已爲道梗

蜀七閱月竟以勞瘁殞其躬未嘗藥也余聞丙午王父捐館舍爲八月初五公聞報將戒旦入棘舍矣同志者慙吏須臾頃耳入闈試何礙卽邀有倖獨非爲親地乎公曰何以安此方寸不待言畢而號慟歸矣旣恤黔獄回卽授產先君子別就他業不名一物焉以宗不肖攜之邸與今給事君章正宸篝燈競讀也至今蹙躅一第闕然郟公含飯之報若夫事王父母無情容以耳充之故娓娓細語微可見大矣色難哉臨場而不惑于同志故宜有顯揚之報又聞征奮會時露宿師中一夜五徙徙皆冰上卧所惜東事方危不以公節鉞三陲耳然以東土則疏畱以五嶺則疏畱卽不盡瘁疆圉得乎然以勦爲撫之說不獨治蜀然矣

天愚山人文集

卷上

傳

九

范四如郎中傳

君名我躬四如其字以幼失怙恃故落拓不顧家人產其兄令之牧羊則羊茁壯令之牧豬則豬肥腴然未嘗食其肉徒寢處其皮矣一日者遊於鄰壑竊聽舍人兒讀歸輒效之兄爲送試肆令卒業也值歲不足無能爲束修則君夜拾魚蛤蜺蜻諸物以上其傳隣之旣就童子試邑侯王公謂是兒卽跣蹠嚙汗血駒也何患不卽千里拔置第一詣學使採芹矣以天資敏所覽成誦無容再呻咕嚶遂旁涉左國秦漢諸書得其要領卽與蘭子技者遊射明瓊鬪六博張中反兩掄魚而笑人未嘗不以袁彥道讓之庶幾一擲百萬家無擔石之儲者乎王公旣試公高等輒欲

爲弟子受業君曰丈夫生而四方卽不能如司馬子長足跡宇內以試遊屐亦安得悶坐一室傳誦詰業如三日新婦奄奄氣息靡所措也卽朱某張某以虞芮之成典兩造詞但求季布一言爲諾不惜百金之謝君又謂王公文字知所不以拔綸錯餌陽鱗視我者只此十隻冷饅頭耳吾亦安用不相知之物以瀆素相知之人卽屢試又屢蹶辛酉學使者阻之入棘也時鄞學謝象三亦在闈外兩人各才自負氣無所絀以礙使者招之終場事並與計偕矣又三年連躓公車則絕不問戶外事蕭條自好猶昔也丁卯授諸暨學諭時時以東修之餘遺其兄若嫂若曰牛羊羶飲之後不可無此苜蓿味也學使者以侯生善博爲削其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傳

十

弟子籍君請曰此微過生實鴻文無範忒於川者不曰狐裘羔袖乎奈何一青掩終身令無滿滌所一童子以二百金進求繫籍博士中君又謂進身之始卽爲亂階乎朝廷以吾起家教諭表正人倫卽吾亦自有進身之始其誰敢起穢以自臭三年擢國子監學錄尋陞學正以積分之規久廢假回之期太迂乃差數等第省試有加卽王侯胄子無不知鼓勵以自附於成均明年陞工部營繕司主事轉員外陞郎中舊例主進吏具乘馬給筆札爲私署供君悉卻之一日商人報大木至厰中貴人宋某實主其役代爲筐篋進啟之十笏朱提也驚訝曰君以木大小縛制價相若哉是其有液橈者有培擊于世俗者安得盡高明之麗

乎程材無法天顏詎敢違咫尺也宋瑄一怪之矣後齋門外營舍八百間圮於颶圮於颶而進論作者已稱三年有成之事也秉政者私商之中貴宋卽謂此散木而液槲者故速腐遂令君自建焉宋又佯爲寬其期至三月三月限踰則內取旨廷杖之君竟不辨其枉又三月以病卒實不堪其煩冤云余惟立朝正色者何必批鱗補袞以鳴直節卽一郎不阿矣公孫宏爲丞相乃天子前持兩端無所適決何如牧羊豕豕時得自吐其氣息也以一博者三卻贈遺豈曰金注者昏若刑餘都不可與作緣自古患之哉

張淑人傳

張淑人者吾仲父觀察公之元配父茂夫享有具室數爲

天愚山人文集

卷上

傳

十一

淑人擇配在滄洲諸生中無可屬意者時觀察公館於滄雖僦然諸生哉張翁一見喜曰此誠吾廢中之麒麟爲託塾孫氏而許以婚滄之人謂張認鑰爲金見珉卽玉也明年淑人航海來歸見仲父矜肘不露也襲則襖裂矣淑人挫鍼緝之曰誰謂纖手不可縫裳哉慎太淑人知而喜之此其欲爲桓少君也乎太淑人味宜相與灰糝不知其爲滄出淑人囑張翁時時致之擇其尤者別爲太淑人致太淑人獲遂其含飴之弄矣一日仲父延客小酌方屬興豪餅輒告罄遽拍案大呼淑人問何爲者仲父語未答而又一餅至矣蓋淑人預脫瑤珥以待也淑人質素弱又善病先太孺人勸之勿蚤起而子夜必與俱勸之先就寢而鷄

鳴已警且不欲以病自偷也既仲父挾策四方經歲或不返太淑人廢寢食淑人曰昔有卒業而歸其妻斷機激之者今新婦方懸機以待太淑人反欲其至乎太淑人又喜之此又欲爲樂羊婦也乎丙午八月仲父有事棘圍而王父贈參知卒家之人謂姑俟撤闈言也淑人曰功名失可復得老親死可復生乎急信以促其奔矣已酉觀察公舉于鄉會上太淑人壽諸婦皆珠襦淑人獨繡襦觀察公以問淑人淑人不應他日太淑人所御惟繡襦是御矣明年觀察公成進士滄之諸生相謂謝卽俊人張何以具俊目識麒麟于殿中不棄是女矣王子侍太淑人之郎將攜不肖往先試遊于滄不肖渡海卽病淑人曰是兒非病不能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傳

十一

割太孺人愛也必令卒業于邸舟中爲疥癬苦觀察公手傅刀圭視其愈而後已既就邸署足抱瘍淑人燂湯醢湯親刮而摩撫之卽屬諸離不是過甲寅旣視不肖業稱進命季父送歸試而不肖試童子第一人矣乙丑侍太淑人永州兵憲署戒舍中兒曰太淑人齋素葺畢具此外日肉一斤塾師饜毋爲口腹累安邑也亡何太淑人病淑人侍藥餌不解帶者旬餘太淑人命諸孫婦代之也淑人必俱往太淑人謂淑人曰吾老無所願願而子事而若而夫之事父母願而子婦事而若而之事余世以之也竟卒太淑人服闋侍仲父安綿值征安奢二酋淑人手紉弓襖衣暨臂鞬之屬以佐軍裝明年以觀察公祝釐歸里歸而擁新

婦者五其效于淑人無不如太淑人明年再侍仲父上川東道署謂仲父曰久歷行間得無食少事煩之戒乎亡何仲父卒淑人扶襯歸里自傷不能身爲贖以延仲父于下壽未及終制亦卒先張翁卒淑人爲親治其喪家人以渡海難之淑人曰吾昔非從渡海來者哉其以險爲詞也不懈于父母故不後于舅姑也其勸仲父謂名可復得親不復生誓誓大誼哉生六子卽六子自乳猶謂毛裏不假人也視師傳箒而必手調卽如公甫文伯之母所云君子勞而後世有繼者也豈僅桓君樂羊妻比乎若余不肖重邀顧復而子職彌闕足瘍可除心瘍未易除矣

費宮人潘鵬妻妾徐氏楊氏吳信妻王氏李家婆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傳

三

媿合傳

今夫行經事而知權際危事而知變期於有濟而已蓋殺身成仁原無轉計亦何經權常變之有所以爲此者憤極而思復屈極而思伸故有舉笏擊賊者有罵賊不屈噴血污人者豈不知無益吾身而總以曲成吾仁彼匹夫溝瀆自遂其彊直誠計畫無復之耳吾讀國變錄而竊有感於費宮人徐楊王李諸婦人所爲也夫勢當淪喪力旣不支時值倥傯智或不給而猶能計誘強徒使之俱斃以快心于泉下或先視其斃而後徐自斃此無他計決於中而疑慮屏絕焉耳夫神定者不可惑以危而心清者其智常億中則反顧之念息一往情深者矣費宮人者蛾眉出衆

者也賊搜宮則先試於綠珠之井誰知其爲管井哉及既出誰不欲偶之者費乃曰我固長公主今日之命懸於闔王矣闔王之顧謂羅將軍曰是真公主爾亦不愧真駙馬遂以與費又謂羅曰妾非敢有違奈妾猶處子人倫之始也嘉禮不野合請蠲吉定期而後可期定矣羅旣沈湎而埃矣欣欣然啟帷曰無違夫子者竟何如而利刃入其喉已三寸費卽旋刃而自刺其喉以死嗟嗟謬稱長公主者欲以所事羅者事闔也豈料張鹿而得豕釣鼈蛟而獲鯀鱉哉徐楊二氏者潘鵬妻妾也聞闔兵入城爲砒酒雜殺列案以待謂至卽飲此無令賊污也已而二賊果至鵬卽逃承塵上徐楊方欲就飲二賊謂竇筵初舉主人先焚尾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傳

十四

乎卽舉杯屬徐徐飲之面赭倒地二賊謂飲何少也楊謂二賊曰相逢不飲可乎二賊曰若得纒梁一曲千鍾甯足辭也楊爲歌數調二賊連進巨觥方欲效綢繆而血流九竅矣鵬遽下以羊血急灌徐徐遂甦二賊竟不起若是乎潘氏之酒利自飲不喜人沾者然吳信者衆賊縛而勒之金一賊獨穿其室其妻王方就縊賊遽解其懸嘴與之搏王卒不能脫引其舌輒竭力嚼斷之賊痛甚遂殺王奔出衆賊聞所以則含糊灑血不能語衆賊以爲神所犯遽捨信去嗚呼王初意自潔其身耳卒令夫亦終保其身誰謂爲善無報哉李家婆媳村中兩寡婦也一跛脚賊至則爲燔黍食稗輝豚以相饗矣賊念此中夜無鄰兩妾婦若几

肉釜魚婆媳亦謂不腆汗樽無足供洗塵具尙冀來朝擊鮮溷將軍爲平原飲賊益歡嚼不計經程竟醕酖入混沌譜矣婆媳預煎百沸湯待之試以咳嗽不知試以戛盆聲亦不知然後縛其手并束其足急下沸湯自頭至身皮之不存矣夫然後顛陪以死快哉飲也之數婦女殺賊大小勿論比之師中要皆設埋曳柴類也非有學問可資豈平時傳說講習與何奏刀而春然解也費之計巧淵深而有度其誤中羅賊亦奚減博浪一椎徐氏楊氏借酒畢命非以醉人而賊自醉以死卒之夫婦妻妾闔門寡恙邀天幸矣惟王氏之計窮而智急斷舌之勇蓋慘于刀鋸刻于鑽竿矣以一身易一賊已甘心之甯料信亦卒免戮辱也哉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傳

五

李家婆媳從容殺賊杯酒間其以寡示弱與示弱以寡而後無備可攻也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謂巾幗中具是鞬鞞略哉

楊門吳節女傳

往烏子劍華爲余言鄞邑楊門節女事奇也風于列史所獨傳格于常情所難入卽不格于常情而能風于列傳也哉節女吳姓諸生宗華之女幼讀列女傳嘆曰一部好貞史乃爲蔡琰所辱不亦負青松汚白水哉旣許歸楊日明之子季善如卽歸之者未歸也蓋季善病瘵焉而女往欲視視其匕劑以和血氣之復卽不能而音容得之庶愈于及黃泉而相見也宗華則謂嘉禮不病合矣蓋季善又卽

以病瘵爲辭焉如卽歸之者未歸也亡何季善竟不治女謂其父曰始不聽兒言以至於今猶及含殮也豈謂生則名存死卽義絕哉且兒此行暫耳往視含殮若卽爲傅諸棺者殮畢父促之行又曰葬不踰三月兒此住亦暫耳蓋旣葬而女之縗與經不欲其脫之也父始有意督過之矣不爲人妻樂爲鬼妻是非情理所恆有而有室有家之正誼也夫五倫夫婦爲始無夫婦之恩猶謂有姑嫜之事哉乃鷄鳴起盥漱櫛縱視堇萱粉榆兔薨之具必舅姑嘗之而後敢退卽有時膳弗具怒詈曰此何家之女而強親若是乃益爲治鍼挫解手經指挂以治具進也庶幾季善無婦而有婦婦在卽子在季善一日存焉耳而堂上憐之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傳

七

不成其爲女使女也何以有姑嫜之事何以有娣姒之誼
母子之道耶起季善而問之誠人道不可考者以人道所
難考而節女獨表其能於倫誼之外宜採風者覽詞動容
聖天子加粟帛以坊其門也彼有樂三星之綢繆鐘鼓琴
瑟餘韻鏗然輒逞娥眉于別調如文姬者其爲節婦之罪
人奚但簡冊吐之矣縱季善有知節女豈所知之哉節女
年今六十有六時對諸女子涕泣言吾所爲切勿以爲訓
徵其志藁苦行彌幽也

蛟川林氏雙節傳

夫世之矜清貞持大誼者皆獨行不顧者哉乃林氏者雙
節出於一門且同時並烈似相勸而成者也夫可相勸而
天愚山人文集

卷上

傳

七

成亦可相勵而敗林氏豈其然乎邑諸生林穎新鼎新兄
弟也穎娶李廷琛女女未歸備嘗艱苦及歸穎則椎布操
作理髮竈前矣四明有劉家女幼嫻內則列傳諸書有女
博士風是爲鼎新婦死節之日劉年纔十九卽李亦二十
六豈有聞變見方興起於觀感者與東平潰將某泛海而
來窮鳥依人耳悍帥某倚以長城縱所爲不法事不過爲
他時師潰俱逃之備然禍烈縉紳矣於是劉李相謂曰吾
輩卽無恙幸矣若彼不能自存時何以覩顏人世也聞昔
邵縉紳妻陳縉纓妻黃獨非娣姒與何以至今炳史冊也
俄而李膏沐罕御劉亦顧菱花失顏色穎鼎兄弟一怪之
謂二婦人患難未及先爲不可度之慮以傷琴瑟好豈以

吾等刑于無素哉蓋有欲言弗忍者忠臣烈士之行鬚眉
歎焉豈易得之中輟中乎又亟念此爲暴者種種家室咸
驅而去乃先爲避地計商之關卒卒曰奉二帥令子女玉
帛出闈都者比謀叛律二婦聞之撫膺曰嗟乎使我不獲
奉林氏蒸嘗以執箕帚役在此一時乎姑出他舍潛焉亂
卒輩旣耳而目之矣李謂劉曰涕嘗讀傳列女中當茲危
難有身幸自全者乎亦有身得白而名弗朽者乎涕必有
以自處卽所以處我者矣劉應曰身苟白安用名爲古惟
陳仲妻張芝與二嫂沒賊俱不虧節死似豈有意乎李作
色曰血性自負行誼自全爾豈謂讀書明大義援古烈以
飴視白刃其謂我三家村姑及僮囊而喪哲符者何相視
天愚山人文集

卷上

傳

支

邈也蓋劉故借古以試李豈知李已得我心之同也亡何
王師渡錢江矣王師渡錢江而未卽至也自五月二十日
至六月初三日亂卒操戈以逞安所弗至時劉若李旣再
遁北隅壞垣中戒其夫兄弟屏往來跡旦夕人耳鼎新穎
新方思自避計又欲爲二婦防不虞卽欲脫往來跡不能
也亂卒又耳而目之矣書從垣隙中見赤白羽攘袂過曰
向聞兩茂才聞中咸秀遇此粲者何士也夜則聞號叫痛
呼達旦不能悉二氏從此將安反顧哉乃二生又欲移舍
避指顧未遑門外搶攘聲湧至李遽扼吭以絕搶攘者亦
反其戈也鼎新顧劉其逸乎劉曰難方熾爾未覩我黃庭
本後語乎我死已後姆鼎新方出視烽火緩急而劉亦投

纒氣絕二生初意甯卽至是哉詰且悍帥聞之謂冤此一門稍戢自焚之焰也夫同一死也今李之卒若在劉先乃劉之書于黃庭本後者有生兮妾身危死兮妾心定之句則同然之得劉又在李先也石赤不奪天日共矢豈相勸而成者乎獨怪江許大帥握十萬之師一旦潰逸至有倒戈降者眞相劇而敗者矣誰謂巾幗中無人也後之採風者從鸞卷披折中想見江漢汝墳之化尙有不忒之儀如此亦薇蕨之遺意也

周鄧山傳

余嘗悲孫拯死于二陸費慈幸意又爲拯而死冀以鳴冤或有當讐致而一啟其悟也若王回之於鄒浩李撝之於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傳

九

新興王晉徐晦之於楊臨賀是於事無補徒氣誼存雄發憤憑帽爲仁義行耳今周子所爲御史徐君事於二者何居御史居天童山下世家具宅也一夕爲潢池所攫至滄州勒以三千金贖家之人罄產授之三分券齒而有其一御史懇于暴者不腆介弟質于使者圖歸而畢事暴不許御史謂弟在卽余在胞同天合在原之難彼此相急卽千金重貨哉林回何以棄璧而負赤子趨也暴信之輒命介弟來介弟欲來也介弟欲來而其婦不忍介弟來謂贖金安出矣御史聞之則改笏冠爲南冠傷禦侮之無其人矣周子鄧山扼腕嘆曰御史千金能辦計以權一時之進退甯終相負哉胡爲同氣有異心也鵠鴿之章謂良朋徒抱

永嘆是五倫之義可廢硯北之交也人誰無緩急令危無以扶也吾輩他日何以復見御史君遂代介弟往御史名殿臣周子詭名邦臣暴以爲真介弟也款如御史久之書浮沈也則疑而耳目之矣又久之何贖金無錙銖至豈其處乎必有以乎蓋遷延半載而情畢露弟爲隸人矣然猶冀御史敦朋友誼終不以財廢人也至於消耗絕而周子之辱可勝道哉比鱗咎撻其始也孟青之後加以炮烙兩踝骨見而斷矣至今周子以王駘兀終其身固有尊足者存也然初意豈至是哉當是時不知御史若忘之乎若棄之也何其弟婦逆料微中而阻遊子浮海之行若是乎智過周子矣設令周子弗爲代御史在暴者所贖金莫至終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傳

二十

當作何狀御史卽優游家食甯弗一念之哉周子旣苦刑拷又飢渴莫援自謂必不起卽暴者亦以若終見擯于徐并非其所嚮交可知我亦奚用此空質爲徒費敲扑無已時守者怠矣卽暴魁亦曰履艱涉險其弟實儉德自避有是周子不惜爲友代死有是御史不妨見金不見人亦今之罕覩者豈謂彼能以大誼自享者哉詢之爲博士弟子員試海天一幅圖詩有何處覓來乾淨土乘槎仙客好藏身之句暴魁奇之欲如高季昌於梁震故事周懼逃焉方周代介弟至滄州其髮禿暴者怪之則曰欲爲徐鏹而不可得借頭陀鳴首陽志暴者爲真介弟所爲也卽有從者徐福偕君至滄發覺之日楚毒備至亦如君君令先逸以

促贖物福曰某之知有主猶公之知有友也豈忍哉君以此益堅苦自矢不少屈云先御史得代而歸與君家人約千金爲壽君聞之曰吾豈以千金易一死者及君歸往謁御史御史慚愧謝徒有千金約矣君沒齒無怨言也今御史安在哉夫以君之爲質于滫非爲千金將以代御史之死而明其清白是孫拯等之苦心至于千金終莫能辨而徒慷慨就義千里投荒爲知己受斃是明知靡益于事猶若誼不容解則王回李攜從井救人也君於二者何居焉於二者何居而兼有二者之事亦惟論其在我者耳君名容字鄧山博覽羣書千言立就嘗試全浙大考七篇悉驚人句不讓何涓一夕瀟湘賦也既歸自滫遊京邸宗工哲

天愚山人文集

卷上

傳

三

匠尊爲導師幾欲凌班馬而塵視屈宋又嘗爲天童寺書華嚴經懸鉞倒薤蚊脚鵠頭七日就矣其行奇其才更奇今人以徐有貞擬御史以馬士權擬周子豈其倫哉

浙江甯台溫水師總兵都督府右都督常公龍泉傳

公籍遼陽故漢常壯武惠之後明開平王遇春支裔也公竊有意乎其業矣既從事四鎮黃得功麾下見士卒失臆藻歡爲逆防蕭牆之變而大勢已莫支矣甲申投誠貝勒王授隨征守備略定江南陞定海鎮標左營遊擊大帥勦舟山戈船出蛟門有逆顏行曰阮四驍敵也時風駛雷吼舟蕩莫定公曰是火攻之利也戒諸艘俱往風所自處以

油蕪束葦順投之寇大驚公與數壯士躍過其船四輒匿諸柁後斬之當公過船有以槳中其額者公被血格殺忘其痛也故鐵頭之號自此著先大帥張前川兄事公有定盟至是爲公帥公卽節制受之又見諸弁所爲不法禁爪牙無得擾黔落若謂吾於民爲寄耳惟是不堪露處致軍容入國以與民逼處而居又豈堪以口腹重爲安邑累卽一廛之市無公命矣旣征搜大嵐山龍蛇窟穴莫知處所每往卽得空營且如其魁貌者三焉夢一神人謂曰當禮斗于萬玉峰前臨陳不言不指麾者是也公乃先伏兵以待如期果獲其眞矣己丑陞杭州城守參將謂大帥曰師中刈薪者盡六橋之花柳矣何爲侵及墓門之棘卽鎖鑰之嚴干陬有淫安得禦暴而爲暴古云兵不戢將自焚和民安衆之弗有奚取七德定功稱詩書之府也亡何調援漳泉值有事閩安鎮七營師俱進公獨領前茅賊遙望靈姑驚潰曰此常鐵頭軍胡得從天下哉公麾諸師水陸窮進賊返廈門併漳泉之圍解當公之閩署無粒米其俸悉在公所夫人併餐食非趙固山推解幾不能支公聞之自若卽接家報亦勿啟曰我方有事疆場家何治者旣公抵浙賊以定無人輒屢肆窺伺不知公以水師總甯台温三區兵秉節鉞矣己亥之役賊由小浹港掠江南一帶先從高山遙望層城則樓櫓如設渠塹傳堞而守弩如羊角兵如植木也嗟嘆曰此固鐵頭常帥之所規慮哉堂堂不

敢襲填填不敢擊矣公卽渡江滅此朝食吾儕小民又竊恐蠢爾之議其後請郡兵又刑不與當是時公眼光從刀背上出恨無爲之犄角者令其生還鯤穴然吾儕已享固圍之福也方事之亟公鎖諸家人于密室外圍以薪謂其辟司徒曰事亟需此無畱吾恨耳及當事之議遣沿海居民也民徙三日公展期十日嚴其程懸海二十里者徙公爲寬其程懸海五里者徙蓋公旣統諸戎卽偏裨爪牙無復有詣黔落者馬不穀尸亦無班於田者余嘗從郡中游日方暝卽巖城鑰大昏也博夜也畏行多露矣旣郡人有至定者見民安作火不禁也所謂與其厚于兵不若厚于人固如是卽諸轅下廝養卒薄觀萬貨之情就口食耳公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傳 三

以爲奪民利而笞之誠與百姓而藏其兵者乎是良於治兵者乎贊曰國史稱開平藏無餘財身無餘帛以公之署併餐而食清德實過之奚用戒舍人兒勿擾市也其三控賊鋒著號鐵頭見輒凜凜卽開平底定中原轉掠北地亦奚多讓遣民而爲民活命不欲爲淵毆魚爲叢毆爵也養子猶子也惟公義不顧私卽疆未靖何以家爲之意余觀一時諸大帥繼嗣者少亦惟公抱嫡子勤緝熙之學篤家室之慶是又不僅以開平啟後者乎

鄭太守傳

君字玉汝諱玄成山東堂邑人其爲弟子員輒經綸自任郡邑大夫所與除輒與聞其政鄉閭曲直事藉君言解紛

帖于庭質人稱鄭七鬚子儼若神君君固于思其貌者明末負母隱陽曲山上賊起君率鄉人築村堡創竹銃竹箭銅燧傅之中人立斃賊初至擊退焉君曰彼誘我懈更分其衆爲之伏堡左右側爲空幟以招賊果更來入堡肆掠俟其囊咸滿礮震伏起悉擒之賊曰初不知爲鄭七鬚子也興朝乙酉以恩選高等謁大司成吳公謂廟廊公望何必科目中求之少冢宰梁公清寬見君文曰余座卽子座矣然庖了解牛至于族而見其難爲豈謂五刀五錐有所避而勿試乎卽授定海令時戎馬在郊羽書紛至李部臺奉有親試縣令之旨一時曳白者於此澄之也君半暇五藝就焉部臺疏奏十二邑中袁然首列矣宜大將軍督十天愚山人文集

卷七

傳

五

萬師專勦舟山儲待何可嘗君謂郡侯曰令其齒與土若民共覩聞之令其心明知爲師中所必求而中飽無與焉庶供億子來輸之也大將軍聞之以爲能旣俘解纍纍盡以屬君君謂片言而生殺係之何忍卽下不律矢諸神明質以同徒非惟良輿楛類自別卽脅與從辜亦殊矣一千夫長索草豆甚急君曰前應之若干件計至今若干日所餘尙半計吾聞圍人以豆與草貨之某某矣千夫長無以應市塵空虛知爲強糶者歐之去每積旦請于大帥令其銳司徒偕胥賈師監債而諸黔落必奉篆符使方得至田舍民始保其遮育遮熟之具癸巳旱禱於鰲井而立應甲午禱青山龍又應他邑令謂君有笑師小青術君曰吾之

術具傅氏山陰縣譜矣御史上績書擢衛輝府同知君謂
左右曰此劇邑有余才調無余精神不治有子精神無子
口辨不治蓋指軍興繁苦言也信實錄矣臨行有具篋筐
子途啟之則前所釋衆俘囚釀以爲贖者君曰吾以爾等
良民活之也今如是豈吾網漏哉衆號曰不肖則不敢竊
處宇下復來望履矣泣謝抱篋而去既至輝分鎮臨清關
蒞新鄉縣北有遠伺道左者巨豪王四也四起家椎埋發
冢爲逋逃數關將實庇其所賴卽發覺關將虛證其非君
搜其家軍械以屋貯名馬在廐者四驪比物也於是受諸
害者詞揭于都御史并關將治之矣滇師過其境按簿正
供億具先期應之令市肆無閉則稱妮而過也鄆有舊屬
天愚山人文集 卷上 傳 三

門下者往視之甑塵久凝署中虛無人後至者以爲鑿三
年陞貴州平越軍民知府左右戚焉君曰吾經生致通顯
二千石其復奚求卽兩處劇邑艱難險阻備嘗之矣豈以
播酋地爲羅施鬼國不可與語哉遂毅然行道出京口部
臺郎公方新治水師知君舊令定同勦舟山者諳戈船衝
突事特疏畱軍前監督方著大勳爲半壁奏凱云惟是威
于兵和于民得于天者不可泯沒故爲具列以備採風者
豈以其卽旦暮節鉞兩浙哉

天愚山人文集卷十二

鎮海謝泰宗時望著 八世孫駿德重校刊

墓誌 墓表 行狀 祭文

明故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華公墓誌銘

昔宋戴公子考采於華因氏焉後晉有名平者爲徐州西曹與蘭亭宴後有名茂者爲上虞令家焉其裔遂徙邑施公山凡二十有三傳而得公公諱顏心齋其字父夢一書生入其室自稱顏淵寤而聞公生因以命名幼誦過目不忘長遂通五經諸子好古文詞斷自西京而上試童子科弗利也公謂卽博學宏詞奈我何二十五試諸生明年補旣廩四方負笈至者曾繭重趼夔立池進見教一高言若天愚山人文集 卷七 墓誌銘 一

飢十日而享太牢無不人厭其志也門下徐昌者每子夜捧書而泣問之自言久闕費重負先生教也公卽分束脯贖其母與徐同爨而食矣公居靈緒濱海凡就蒲贏市者必有所爲主邑大夫命公主之公曰此鄉先生之例諸生敢踰分覬也其亦自愛羽儀何公尤善書法爲倒薤懸鉞之伎一字千金故不特以文也大帥楊宗業致祝詞于都御史高公祈公代也公以其未嘗躬懇弗應也而高必得公爲榮寵則大帥豈惜屈體哉若朋友周旋又未言而先諸矣久之赴湖郡潘尙書之請所稱四公子者剛戾士哉公與之處忘爵祿而化卑矣且爲延入國學就北闈試庶幾脫迹有日耳一日者公子奉三千金券乞代革闈中諸

事無慮也公捫其口此滅族事斯言何爲至于我哉請勿復見遂遜之他寓己酉中順天式癸丑射策甲科太監曹榮以幣先乞公之書旣又親候之乞公文公但草唐詩數行以復且曰內外絕交通之誼誰敢犯關節亂王章卽匪彝以自隕尤非所宜于新進書生也不然者奚敝帚之敢愛內豎聞之亦稍戢其盛氣也明年授工部營繕主事又明年陞本司員外會楚商解巨木進公將覆按而收之一掾史捧笥跪曰此土物愛者亦厥例之所有公怒曰汝謂任土作貢例固有之耶朝廷量材計功將作匠盡有訾程事律豈謂得高下手效狙僮所爲豈不聞丈尺一綽制乎王官私君事去遂移送司寇矣戊午秋堂天子命公主粵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墓誌銘

二

西試夏六月單車抵濟南疾作卒于館驛明年五月三日喪歸卜葬靈緒龍山之陽享年六十有二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子一人曰嶽太學生余聞公在潘塾有除夜詩曰年年作客逢除夕作客年年何日除淒然士未遇景也乃貧故誨人反贄而贍其母斯其志固非商賈金能易矣高自位置睨大帥若小兒其辭中貴文又何嚴而不惡也無亦束于腰帶乎固知士得肆其志正在淒然時耳卻重利于潘所以獲保首領于濟之署也是爲銘銘曰經術好古原非絳灌所能伍一字千金又豈寵利之可淫柳下惠自愛其鼎屈大夫人醉獨醒雖世俗未償而于秋已芳卽立言不朽而平格自壽

明故文林郎四管道監察御史顧公墓誌銘

公諱宗孟字巖叟其先晉顧彥先榮與二陸自吳入洛入
明有顧仲禮一事母以孝聞天子詔旌其門凡十有二傳
而得封公邁卽公父也公生五歲而孤莊太夫人挫鍼治
解無以爲食公幼卽無知亦爲手經指挂揆麻索縷以佐
勝複之用太夫人曰兒無事也讀書耳公問讀書欲何爲
曰得如籠街呵道輿上官府耳公曰不難輒鳴嗚作吟哦
聲太夫人又嗔又喜外傳旣授書歸必就訓釋卽試藝亦
然嚴于傳矣十四補諸生巾服弗具太夫人痛之公曰古
者父不在冠衣不純采兒今稱是矣太夫人善病公奔走
醫藥無息時太夫人曰吾體易療心病難療昔先君子以
天愚山人文集卷五

墓誌銘

三

爾付余其亦圖有令名以報于地下吾非謂爾成立無日
顧安得效諸旦夕輒慰憫苗之望竊慮枯魚銜索卽有五
鼎之烹與椎牛同嘆矣公曰兒竊願以志養奚但祿養也
太夫人病愈矣當是時都御史蘇公太倉王公各修弟子
業延公絳帷公悉辭以太夫人旣開塾于家又苦戶外屢
滿擇其單門弱質者一提命焉太夫人喜施子已突不烟
輒望鄰人舉火公無弗先意迎之一日數毘上持鉢至公
延之齋也太夫人曰是不耕而食以蠹吾四民者耳爾先
意以迎我至于是哉母族與友人訟友人直矣邑大夫以
詢公公因其直爲直曲爲曲以復太夫人喜曰爾以釋氏
迎我奚若此志哉戊午舉于鄉己未上南宮中第十五人

得定海令民之應良天子者常賦外有息焉二依其本矣
公謂正供苟足縣官免逋負幸也豈謂劔肉補瘡又加以
炮烙哉悉蠲之田產絕甲者左右以爲諸上臺供億費公
曰供億何常卽縣官之自出盡付諸學校給貧生壹讀以
其餘資諸寺觀之無食者徐孝子以割股聞歲賜粟帛太
守公謂其不可訓也而已之公曰其事不足訓其志亦殊
苦矣凡民年自六旬上朔望食諸庭間民疾苦若起居狀
反署則慟哭太夫人前具言種種耆民非有得天之厚而
吾父輒早歲棄我去兒不願爲今官願得吾父如老人台
背者而事之也伏不能起矣其堂皇所爲卽織悉必稟覆
膝下迎喜怒以爲改圖及海寇警報則跪啟曰兒忝城守
天恩山人文集

卷七

墓誌銘

四

責生死以之其貽大人憂何太夫人曰吾始謂爾有令名
在是也公乃擱然登陴厲兵退寇矣三年奉內召擢四川
道監察御史又啟母曰以今爲言責官視城守定邑時何
若哉幸聖明在上耳宮鄰金虎其實有逸口何以卒免直
弦道邊之譏也首疏權相不修參贊關節內侍私理狀諸
璫豎側目視之戚畹田某挾宮府以爲威諸響馬賊恃之
逋逃戴公曰申無宇搜賊公宮况戚畹乎破柱者何人也
巡檄東城擒賊于田之別業矣亡何太夫人卒公毀不欲
生喪歸但仰天嗟泣其泣無聲廬墓畢報陞浙江按察司
副使猶以側目故而公亦卒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
月某日得年四十有七子一人曰鉉葬清源山余惟孝之

義無在而弗然者也然率自天性矣嗚嗚作吟哦聲何以異老萊戲綵狀謂婦人喜釋教亦先意而迎之孝也太夫人爲孰若還曲直于兩家賢母哉以城守不反顧以擊奸無怯容不知有忠之可作奚知有孝之可移革稅耗杜絕田猶之辭三百金之贄修亦奚抱憾于直弦道邊也若公者眞能志養者矣是爲銘銘曰非令名是圖實親年欲徂豈身家弗顧奈巨憝當路子以爲臣孝是移君卽吾親人豈知罔極昊天尙及重泉高原世展其光不顯

明故參軍李公綺霞先生墓誌銘

公之先傳爲北海李邕之後入宋有李元亮爲蔡疑所薦明之李忠文公時勉其裔也勉五世孫英自安福徙至定天愚山人文集卷上

墓誌銘

五

英十六傳而得天驥是爲公公父公生負大志寓目輒成誦嘗言吾之筆得南山爲架吾之墨得東海爲池方恣所揮灑時武冰壺薛大宗伯暨先觀察公以古文辭相倡和左國秦漢而下不屑一視公居季孟間世竊指之爲不合時宜之流惟公則自以爲時宜不合之流也二十五歲補諸生踰年稱旣廩於庠一鄂朱侯以名宿開塾於署首延公躬詣造請左右以爲言朱曰天子下拜師傳何有於一令自是鄉之里老視公若卽與計偕者矣卽大政大弊無不相咨以爲興釐有人命獄可矜者屬公矜之侯令三百金爲壽公詘其數而虛諾之蓋視其人實不能三百者呂清者匿田五十畝侯卽以五十畝爲公有也公曰所圖者微

所遺者巨蚩蚩之何知而我又因以爲利卽薄懲之而追其所匿之稅亦自悔見小之貽誤不淺矣司藏鑰者常抱破家之慘公爲祈免三人也究將官自守藏乎惟公乞損其廚傳之數中飽之資而民不以筦庫爲陷寔居無何鴻陽丁侯來其延塾而隆禮者如故所孟晉孜勉意更加之公事晚母張至孝日必定膝下以爲常丁遺醫寓于其舍俾用志不分也然公家由此稱具室卽諸弟無薜蘿之食諸里老又竊比公鄉先生矣甲午之役丁分校于闈視公名乙榜中擗標大呼負抑主司驚問之丁曰嗟乎此蛟川名士李玉華字綺霞足占鄰林一枝者也湖郡潘冢宰豪貴一家矣公視其子有灰良容輒反千金之約攜篋而歸

天愚山人文集

卷三

墓誌銘

六

既冰壺公恩選國學薛大宗伯暨先觀察前後颺去公齋咨曰吾道非與驗之者實繁其徒也益下帷讀宗嘗隨先觀察至其齋戶鍵不可啟啟則蓬首垢面厲聲以出出示所作藝每一題十餘稿就誠用志而凝于神者哉歲滿貢于京時相國孫公承宗大閱九邊且援遼公上言東事之失始于不救南關終于專救北關願無聽宰襄煖短言以反成其聯絡之勢言皆切事勢且條戰車竹礮諸械器孫咄然壯之謂非經生中可求者將攜之行公以方對策辭之實見遠無可爲矣日與大宗伯先觀察抵掌談天下事而歸德守薛高崖公亦在坐公則弟畜之謂昨所上孫經略策若豈有會于中乎已而廷對畢部試職銜得參軍公

軫懷曰寶鏡以之覆瓿湛盧以之庖宰何貴磨就十年稱
百鍊剛也拂衣歸猶昂藏初志也踰年竟疾卒得年五十
有八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子鳳章鸞
章俱邑諸生葬江南之長山橋余嘗謂士得抒其才抱亦
國家福也以公志堅思苦勤于邊事試之吏職亦何不可
爲而奉晚母無間言周鄉黨有餘惠又奚嫌其代邑侯爲
政矣惜乎不就孫公行耳策言可驗甯一科第足榮施公
乎余又聞姑布子卿相公之面卽兩榜無忝又豈以里老
所擬議未足爲據耶是爲銘銘曰位不配德豈六月息志
掩其年命本在天無以勸壹讀者自彊亦惟好高明者鬼
曠不遠松楸先民是求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一

墓誌銘

七

清故文學王君若谷墓誌銘

君生而意氣自負少年豪舉場輒辟易之也然篤於天合
以喪父早事伯兄若膝下少與兄試童子科邑大夫以弟
先若猶纓且也六矣君請卽已名次互易之冀兄或府見
收亡何兄若弟並遊于校則謂兄曰以歲之不易徒手而
食無庸也館穀孰與治生難兄曰治生難矣君于是且讀
且操作以其晝試于時鬪知備之物夜則帷燈炯炯書聲
與漏韻相答有魅爲美姝狀假名鄰女挑之者君但誦易
不輟而巾幘已失君叱以劍女曰吾故非凡帝以君宿緣
未解來續前盟爲君佐旨蓄以禦冬耳豈無意哉君書皇
天不可欺五字隨寫隨燒至漏盡女逸所在時左建術盛

爲婆吒霞尼說者男女惑甚矣君請于縣侯曰風俗自男女始甯容羣居無別爲惡义聚以犯戒定之本且彼各攝心有地奚必鴿堂雁塔方證斯陀實二三沙彌爲祟也由是一時僧寺清規肅然君旣幹蠱起家凡伯兄嫁娶所需不以有無爲解卽君自嫁娶之矣又謂兄曰教學以相長也然依人朝夕不得自有其起居幸今居室苟合稍藉甯糊卽不得腆養孰與笥攜篋鼓奔走四方無已時析產悉聽兄所欲爲田宅而已竊其餘若謂昔之拮据非徒爲季也資者猶是先人敝廬而式廓之田疇質劑人者而返贖之耳衣冠士李某故人子也負豪錢三十緡則被辱于途而庭訟之矣君聞之曰吾豈爲到溉視故人子葛衣霜雪

中行哉羞誦絕交書矣言于邑父母如券代償豪者亦遂辭其息也鄉有是非競者得君一言輒立定若神明在上胸實不容不吐者園多嘉桑盜者攀折爲勞倚其梯于樹俾丹甚共享鄰舍傍隙地君先成之券矣一鄉先生復加其券升以歲月如更先于君君曰隙地微故也奈何勢臨之其謂我一敝果解如取如攜鞭筆是使曷敢有越厥志則吾兄弟奴隸以事惟恐不及其若有識嗤哂何何有覲然面目號楨幹男事卽彼詎不知先後有成緒猶僞爲容以欺人不見人亦盡見之矣鄉先生卒無能奪其志也有司者高君誼將以應賢良方正之詔採風使得其名曰是其爲童子試讓名于兄者乎無愧是選矣君又曰以吾家

修之無忒因心是常甯一兄而載取名焉者鼎革以來策
圃用老博士再舉賓筵爲請弗就也余嘗遊王氏園見君
爽慨多義命酒酌花冲然行樂人也不知負奇若此不惜
讓名豈吝讓產人誰不美姝自愛佞佛爲功乃惡其浼已
而塗炭遠之又何皇皇故人子周給惟恐弗贍也負是義
氣其于勢要之徒若蚊蚋過耳甯足動其心哉君諱宏字
若谷其先太倉人君生于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順治
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一歲子一人士俊爲府功曹
文無害矣葬君江南長山之麓是爲銘銘曰好色弗迷德
盛而敬日躋左道是瘖生死而交未渙不惕于勢在我皆
古之制濯足滄浪遺榮豈今之狂典型求舊人言靡漏日
天恩山人文集 卷上 墓誌銘 九

月易過此志不磨

明故昭毅將軍靖州守備都指揮僉事懷秋李公

墓表

凡吾鄉諸衛將軍約十有八人皆藉世胄持梁刺肥取媮
快其有志疆場之業爲不朽計纔三數人卽岐陽金公心
南陳公若我李公懷秋是已公諱環字宗復別號槐陽嘗
募其先將軍秋崖公之爲人改號懷秋世系莫詳先有行
四十六者從高皇帝征伐有功封千戶復從北征死王事
其子得益封金吾衛指揮同知用父功也傳子勝永樂十
六年調定海衛勝子鑑鑑子恩恩子震震子興卽公父秋
崖公慷慨有膽略倭人擾海上帥師防禦定海昌國臨觀

三衛鼓鐔相望烽火不驚稱霸都于郡邑乘公生之夕秋
崖公夢神人授以玉環喜其兆吉而命之以名弱冠補弟
子員逢衣淺帶雅非鞮鍪家所好會秋崖公爲人構中以
法公且補綻決壤卒以彌縫其闕秋崖公喜曰不負是環
也哉公先世皆剛膂力公尤妙續長伎嘗置丸竹筒中呵
氣吹射飛雀如弋過飛衛之不瞬歲甲午丁卯連舉武榜
癸酉又偕其弟珮同薦凡三舉云方公之襲爵也大司馬
神其射咨送都御史俾領水部部浙以西忽遇倭艘徐公
山孤軍也力戰斬獲數十計捷聞欽錫銀幣焉先公晝息
見歸然若巨人兀立沙際迎之不見其首驚寤已於淤淖
中掘得石人如夢狀因繪塑尊禮之及徐公山之戰怒濤
天恩山人文集 卷十 臺表 十

壁立舟若倪之見風卒卒無須臾定雖指南車莫知所嚮
舟中之人自謂魚鼈腹中有公晏若覆杆也夜半又夢前
巨人慰之曰吾首非爾不完爾軀非吾莫保頃之洩浪遽
恬飛廬所駛已在觀海之濱矣會有忌其功者調守昌國
遊仙寨已復更舟山團練又爲台鎮署五部營事要蜂房
不能容鵠卵而牛蹄之涔豈蒼蚪所藉以變化哉公自期
曰終須海運之九萬里而南回也遂謝事北上中式癸未
會榜用本官進都指揮僉事尚以需次歸里待命攝視衛
篆衛承鎮參總三帥宇下悉索敝賦罕得其歡心公旣獲
乎上而軍與兵可得而治矣久之陞湖廣靖州守備苗長
普滴爲難徵三楚兵合勦之公謂督府曰持危者天定傾

者人豈以吾韞韋之跗注鮮君子哉挺鉞挺鐸將河夜郎
間衷甲者三越月或謂苗地下潦上霧馬伏波之所畏也
公曰以吾請纓從事溝壑不忘得從馬伏波之後載錫之
光幸矣卽裏尸而旋不猶愈于牖下奄息終哉卽提兵架
入而苗患以息幕府上其功將爲不次之擢竟以積勞不
起年方四十有四也先公與倭接楊葉所穿斃寇纍纍其
黨亦欲加遺之也伺公方注目矢括密發藥矢矢且及避
焉公精于含鏑更精于隱身蓋中舟檣鏃入者咫矣公以
身擬所當處值項要害卒不爲沮奮臂復挽彊故能收平
蠻之績昔司馬遷謂霍驃騎遇戰深入不避矢石謂屬有
天幸卽漢高彭城之戰非邀大風安得睢水驟漲也李公
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墓表

十一

見夢石人卒脫怒濤之厄傳藥毒矢及項而不蒙其難所
邀冥賜何厚哉聞公奉母孝卽母溺愛季弟珮而公益務
爲怡怡曲迎膝下歡此冥賜所由來乎勳著邊疆殉國家
之患而不肉於伏波豈有讓者乃伏波年亦不盈五十矣
然援嗣不聞繼其功而公有子一鳴累官貴州參將著戡
伐勳奚但無所讓也配金淑人卽岐陽公同母弟五男子
長一鳴以武榜起家一躍一儀俱邑庠生一輪一登武學
生男孫十二靖二牧二廣二通二揆二益二珏二翔二賓
此足徵公之遺德矣孫二牧爲余同膳友稱最契故爲具
列如此銘曰人中虓虎國重罷熊詩禮說劍孝友開宗桓
桓于征石赤存雄冥機啟錫秉鉞著功年不配德麟祥祉

豐高山流水貞珉安窮

溫伯子墓表

夫砥世厲俗衣冠者爲先而貞志修行則出於榮黜之士少已苟非言鄂身戰行自微而不微人者烏能見其生平學問之所至乎溫伯子者恭毅公冢子李太宰敏肅之愛壻也敏肅爲其子延焦先生漪園於塾呼伯子與俱焦故精禪學大意以無爲有以空洞爲實廣大不蕩爲歸伯子曰吾未能琉璃籠眼見山河也焦諭以始終性善之說伯子恍然曰卽未能如水潦和尚攔胸踢倒庶幾體認日用而卽事歸真乎一日讀周程書有契於主敬之旨謂敬之中內外專直人我調劑所謂廣大不蕩者非乎旣補諸生天愚山人文集

卷三

墓表

七

以掄選入太學試北闈薦之主司乃以監額限得乙榜卽恭毅公亦扼腕惜之伯子謂遇合何常運物之泄也今旣有所試矣伯子蓋假此語以娛大人意實得失無動念也亡何仲弟雋于鄉伯子曰吾家大人未竟之業藉以修息如自雋之矣嘗御一裘毛俱落不知其狐之皮貉之皮仲弟曰晏子十年製吾兄乃更十有五年乎久之恭毅公以大司寇移御史大夫頗倦遊伯子曰高爲其居者危顛莫之救請救之未危顛之時可乎公遂拂衣歸時祖道諸朝貴雅聞伯子名冀識一面家人曰是其首華冠而足縱履卽在者孰知其爲貴公子今偕總總策款段去十里所矣當是時恭毅公卽清如房縮直若史魚藉令膝下無以繼

美招搖爲市上玷素絲卽不然而裘馬翩翩馳騁耳目之
欲嘽嘽橐中裝幾何不以酒食聲色盡而公得以優游用
老也伯子嘗聚徒講學徒某者舉焦先生之說爲問伯子
曰汝知釋氏之學出于老莊亦知老莊之學原本吾儒乎
彼其以無爲有以空爲實卽知無與空其虛功而有與實
其躡境也邑人舉浮屠于東偏爰障風氣伯子謂風氣所
鍾靈大人其一矣享其利不報其德爲忘所自捐三百緡
而尖可合也廣利廣濟二橋圯廢三年矣有舟而濟厲而
渡者濟于舟指可翔渡于厲遭滅頂之凶伯子曰興除大
事諸長老嫌奪長吏權而吾又以諸長老爲解是於百姓
終無利賴也爲首創以督其成嘗觀於田者而矜之遽披
天恩山人文集 卷上 墓表

三

襍穢塗雷以推竟畝焉曰子旣耕於前問誰耜於後者乎
指陶靖節自况云及恭毅公喪千里曾爾乞沈相國誌往
返餽餌一掬水漱之曾不舉匕箸卒日坦然靡所怖鄉之
士列其名于俎豆間而以爲杓之人矣表曰三教混淆何
世之談禪者靡也以其不采不味不飲爲近乎禪至其超
然生死卽禪又未必能定也得解於有無空實之間定而
又未必卽慧也伯子就事會理身世浮雲所云醉裏得真
如者乎何焦先生但教以準提法也始終性善之說不假
思修得思修之精者矣

沈方伯墓表

海上大若山與蛟門相峙屹立關口稱馬強之砥柱吾郡

文恭公方伯公昆季取其名以爲字不亦師表人倫砥柱
末俗者哉及從公仲子泰灝遊益習公生平也公始祖宋
太學博士俊生悅爲禮部郎悅生泰州守豐歷宋而明凡
八傳爲公曾祖宗義公生元瑞里人稱爲佛子者兩世皆
贈如少傅公官元瑞生仁信少傅公父仁僧卽公父初封
屯田郎中及公在大名贈右布政使公十四補邑諸生庚
午舉于鄉鄉之人謂目曾未覩此貴公子庚辰第江陵相
二子借譜誼徧交知名士得與者榮若登龍公遜謝曰吾
蛙朋非龍友及公以選期遠循例假歸乃不得請猶若尼
於相意矣旣授水部以次卽權荆稅公私計佐離者嘗矣
人誰謂我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者竟移牒董他役會採石

天愚山人文集

卷五

墓表

西

神嶺山公謂是石礮者易泐礮者易壘椎鑿不得施而遠
於瑀琢之器者也匠不悟徒傷其手卒請他採竣成事任
太夫人之喪無賙可讀矣猶歸四布焉豈直以不家于喪
而爲是介介哉然善伺者卒不得其隙以因緣爲巧則公
之清貞足矜也服闋補儀曹郎某藩越格請封已中旨報
可公曰非制也孔子惜繁纓况恩榮重典乎卽疏止之藩
亦毋敢後言蓋平日所得請者原無事干謁至是雖干謁
之無從正例不得請者耳誰弗曰儀曹往得內轉卽外亦
不失衡文使而公竟備兵楚上荆也荆灑江邑多患水公
令當其瀉者鑿壘澗湛加意疏導之計載其績于考課一
日集仲宣樓輿臺闕見巨神五躍水過公徐曰此豈所

謂行水使者耶以吾豫備蚤而彼來何晚也未幾水暴至
免昏墊矣邢司馬奉命討播徵楚師旦夕集麾下公謂當
事曰是稚子以實取何若以聲取得重師壓慶郡而一紙
書先境上臨之則大兵雷霆維用細腹矣頃之果出就撫
邢公上其功擢山東行省參知歸覲太公時太公年已九
十有一卽以有弟例難乞養公豈忍卽爲溫嶠行哉非直
曰少傅奮柄首揆而介弟避榮顯于當路以遵養時晦已
也太公卒薦補漳兵使璫案者監番舶使諸姦民倚爲姦
莫可誰何公乘其他出悉收之質諸害者證其獄璫又引
紅毛番通海市公上督府曰此一日刑餘之利于百世疆
場之害甯以彼易此哉請亟集舟師迫使出毋令璫言先
天愚山人文集

卷上

墓表

五

入也疏上璫疏亦格不下尋遷廉訪妖人吳建之倡亂也
鬻卷延建矣公乞重兵爲援而先令一廉幹長吏授意旨
往撫潛以銳卒縛建卽討播之餘威矣亡何徙兩河晉右
轄駐大名蓋古天雄軍也當是時公望日隆卽節鉞猶見
少銓部嫌有所依阿于少傅卒徙公黔左轄馬孝廉者以
佃丁爲盜坐以主使之條大賈席日新之子舉醫不慎耳
輕加以殺父大罪公矜之曰嗟乎何茲辟者之多乎商人
溢受直而木不至公令先至者輒予以直次第會之一日
得三千章矣會入計竣事已及懸車之年卽移病病瘍背
卒得年七十有一當公在儀曹時值內廷用法嚴日斃數
十人臺省畏言之公獨侃侃言大德曰生奈何以小過致

有虧損人爲公危者累日疏竟不發黔金筑安撫司苦豪部凌不已公諭使內附遂奉正朔改爲廣德州拓疆千里也表曰功名自樹豈兄弟相及哉而公猶若以少傅掩也然其自樹者蚤矣以江陵之威而不少挫何有權璫赫奕矣官雖平調烈著邊疆不節鉞而有其保大定功之勳稚播卒以附亂建卒以擒招義而責之全師豈僅十萬固宜有令孫顯申太史之世濟其業也於此徵自樹矣

先妣周孺人述略

嗚呼太孺人棄不孝五十年於此諺曰養子方知父母思今不孝更養孫而有其息太孺人思愈深矣追誦廢莪之言永爲嘆惜顧安得太孺人顧復至今日也太孺人出自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行狀

六

周外王父與先王父禽尙契也以太孺人歸先司理君猶爲世藉援繫耳然家中落也太孺人謂先司理曰以余室之湫隘若殆甚焉吾爲爾大而居可乎王父母聞之喜曰其言雖大稱是福相矣王父嘗裁楮爲虛器太孺人一試卽雕刻成九華花燈以娛樂尊章也先司理廢著醫財早暮出入無常時太孺人亦機杼勝復午夜以待亡何鄰媪不戒於前蕭太孺人卽諸兒弗顧起太淑人于牀而負之出徙僦族舍居焉有醬物暴日中族嫗竊試染指太孺人望而隱身以俟謂太淑人曰以涼植毋能周族所需而令彼行竊卽見之其若覩面目何旣司理公構材舊地斷其首鎮其豐矣王父曰風雨可蔽也安得一試登高之目而

悠然見南山乎時大人苦兼具方拮据再營樓居而太孺人脫簪璫佐之謂向所爲大而居者以而父大之也德莫大於孝而負荷宏矣卽觀察公挾冊三吳歲不過一二返宮中細靡椀樹太孺人若自具有之撫諸姪于膝下何啻易衣而出易肉而食矣向令觀察公少有內顧慮安得二十載忘家室而自甯其糊者太孺人又謂姒以吾爲植而周旋稍關是植不熟也奚賴焉又謂大人曰仲子非久下人者吾向所爲大而門者以而仲大之也親莫大於弟而和樂湛矣及母卒觀察公恤獄歸亟趨靈幃前哭呼曰嫂卽吾母也太孺人奚忝焉太孺人卽健育不孝輩六人姊氏一人俱自乳嘗就蓐末三日聞王母減朝膳卽遽起候

天愚山人文集

卷三

行狀

七

狀王母假言膳如故也新婦豈可以風賜以卮酒令盡醕不孝見太孺人若嬭姆張淑人理髮不於房共飯卽無几案具蓋竈上掃除矣乃張淑人壽幾六旬太孺人竟不一見不孝輩有室悲哉方觀察公將攜不肖壹讀京邸十二齡耳預擬太孺人弗忍割先試以滷州之遊而瘡來病矣司理公將中止之太孺人曰兒亦非下人者吾向所爲大而門者又以而子大之也父莫大于慈而勞愛兼矣卒令從之行蓋三年歸就童子試太孺人鬢髮盡脫時年方三十有九報子持喜帖至乞冠軍賞太孺人令勿驚兒寢爰不孝寤徐與之語哀哀我母豈知不孝之無當于吾母至今日哉時太孺人方乳第六弟適遭重疾猶呼家人具巾

服無草率馬上兒不意謁聖先一日辭世矣痛奚及哉先
太淑人有內孫趙九者無以歸也太孺人命之業焉旣可
與立更授之室焉曾未嘗辱太淑人之命其於舅氏靜宇
公微聞借葭莩名琅湯貧弱則盛氣閉鍵拒之謂此非相
助以德相助以消者也可與長處樂乎方不孝歸自京師
爲言張淑人手爲浣兒瘍調傅刀圭至膏黏其衣不能脫
太孺人北向稽首曰以余撫諸姪固卽兒也今豈爲相報
哉嗚呼安得太孺人顧復至今也

文學時禪弟行狀

人固有死重泰山而輕鴻毛者哉而夫子曰危授命則所
重于泰山者卽所輕于鴻毛者也志有爲者可僂可辱爲
天愚山人文集

卷上

行狀

六

時晦遵養之計及時不我與勢不我爲憫焉喪其生平之
向往則前此之發憤爲雄鼠思泣血之意卽與流水俱逝
自顧頭顱不雅不俗縱視息雖存而志氣漸滅盡卽欲不
授命得乎鴻毛泰山安計也弟諱泰臻字時禪幼嘗見二
巨鬼舞屋上叱之顛踣仆矣北郊外萬人冢燐火熒熒人
夜行有呼之名者弟醉與友誓獨眠至曉寂如也旣補邑
諸生稱餼廩則同堂中長無娶歿未葬惟弟予之長假長
度也嘗從仲父之衡永或司里授館不時而饜宰致餼之
未祇肅也弟謂觀察公曰豈故哉朝廷方饗煊是惜而力
役者疲奔命有司甯有愛焉侍養西川安奢淆亂觀察公
攜弟行凡龍場壩諸捷弟實參謀而奢寅就縛階下使其

無少疑慮而來又弟陰爲之策也一夕移營數次嘗就冰雪上卧旦而家人驚焉弟曰以余視蘇屬國北海上有間矣蓋弟饒膽略負翹門力故觀察公宦遊每與之俱方觀察公入賀之京師遼瀋警急觀察公偕韓公浚有意請纓也弟奏曰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昔人有非之者權其時也今非流賊內訌時哉木先蠹而風雨搖之今方治蠹之時而風雨爲後矣亡何觀察公卽世弟廬墓者三年族戚難之弟曰吾亦行古之道豈有加也媳翁陳應運犯于有司弟具餽橐省視惟謹至竭產以周旋其所有事而不得又曰吾豈生死二心者哉爲迎柩以葬卒歸其女而孤是撫弟固文介薛公館甥也薛將卽世以二百金爲餉弟辭

天愚山人文集

卷上

行狀

九

曰丈人豈以倩爲不能自食者哉若食匱則當就丈人食賜之何名旣東平潰將某舍於其家嘗與角食食相若又與角力則手提某箕旋而簸揚也某無敢肆于其家矣西陵不守勢已倒戈弟謂同志艾仲可曰徐鏣父子何人哉卽挈巾服至文廟哭而焚之文武之道墜地矣遂薙髮跣足屏酒肉焉若時晦遵養也卽避難柴樓往來城市營伍將士見之此觀察之子尙書之壻而爲是流沙服者甯有意頑民之行哉弟聞之自若也初海寇劫我祖居頗失利去未幾率衆五千人以火攻先令戒曰遇頭陀者必生得之弟方從鬱攸出而寇者請以去弟謂我方外士何往不可正從若乞乾淨土爲蒲團坐地耳乃其魁固夷苟無恥

者與之言君父不知所爲在三誼何若也惟言何以利吾身弟擗標歎曰吾忍須臾至此以嘗聞東海有待清者其亦與未亡人同一肝膽今所爲若是毋論爲鴻鵠之冲蛟龍之蟄卽欲榆枋決起無由蓋微緒于此絕矣竟投洪濤而死死之日知與不知聞其義而高之窺其意而憐之以爲死于十年後之志猶夫死于十年前之心覽洪濤而觀止之意猶夫哭舜堂而薤髮之憤也亦誰知其輕鴻毛重泰山也哉

祭博南龔太老先生文

於維小子徽音未待自今日始葉落培根屬毛同恃如何哀軫言念神君愷悌孔云理生昆羣祖祖下下邵杜增價天愚山人文集

卷十

行狀

三

卓然大雅豈翳師勞仰沐慈教錫類惟孝混吾美標苛怵旣消義方訓高農足絲足穀茂樂育珥筆誠服孟青司馬棘刺不把爰得我所石壕絕呼庭閒訟無安儲甯糊輸將應良先期爲常手搔是強涇陽軍變觀慈母面僮囊立轉庭訓功餘造士心虛範之崇期衆父之父易喜難怒惠隆九扈天子嘉才折衷是賴宏賁從來冠服煌煌榮譽有章燕山之光揚顯一人德在萬倫尊養殷沄十奇表異銓政待署轡不及御暫寓錦城山明水清欣熏可停邑士岌岌借寇莫及休光可挹隆于珍龔踰江若捷無有能歇雷竹方青讐言猝興合郡拊膺紳衿焦口黎獻躑走生非我有曾是父母廉平厲守反遭陽九啣啣伏闕民情難鬱登聞

志決如可保兮百身不翼以代父矣渤海有龔偏論不容
誰其與同甌孟丸止漱石礪齒旦心不死狐貍而蒼哲人
蒙謗恆在無妄華岱自高人言其小祇足爲笑名實之間
未有百全豈卽迤邐僂僂好升指頂者盛君子何病神堯
在上虛聽延訪星月朗朗如彼鐘聲大槌彌盈九皋遠征
爰有明鏡刮磨愈正何心就影連環交畫不爭爲極伊何
爲慝二豎忽逢龍蛇相從冷然御風不藥而革巔靈有赫
陀含著特我師驚聞喪魄墜魂急叩至尊臣本草茅祿養
非翹父在則饒俱入俱出萊衣安吉化爲衰絰滇雲萬里
櫬何能致回憶負米若見親怡今則倭遲龍鍾涕洟儒冠
悞身茲更悞親臣罪有因有覩息視鮮民同志朽株何異
天愚山人文集 卷士 祭文 三

鍾盜三千奉養缺然衷實違焉將母俱隱入林唯謹百拜
乞允宗等離裏未久退棄不有痛心疾首水木有源施巨
報愆罔極徒懸方訝鑠金亦有曉心下石輕輕豈期重禍
旁及生我大茲顛播金刀掩鉞何處夜光瘞而龍藏身列
尾箕罷瑱釋珠百姓豈欺本朝天上九升自旺河山爲壯
蕙苒風超荔枝圖標素車招搖呼天莫應茫昧殃慶白日
失炳清矣明水捧之悼詭庚桑畏壘人亦有言德盛永綿
千秋萬年旣不唐捐怛化連連多我昏緝

祭大宗伯薛文介公文

嗟夫鼎臣棟奮國成進退惟義之以不恤其私私者自便
之謂夫人有擊排於君一旦掛進賢冠履及國門劍及蒲

胥之市以迫鳴宸衷之不我含咽者一君而載取名焉者也乃有主明臣忠上讓下兢或不憚以身爲卷婁焉語人曰惠徵君休之重豈敢甯居是其退也若或淖其進也若或軒揆厥始終卒成以退爲進之局其無乃有便心而未卽於義乎昔權璫之口憲而手爵也公惟秩宗是守欲去此而後朝食則無所得之以甘心矣卽以秩宗論銓事舊職也然而何患乎無詞夫不摘公所論之當否而直以後言爲解取諸其胸而快之耳公然後徐步孤山之側停淡旬焉待再月焉而後返也當其時吾行卻曲踊貴屢賤斯韓安國畏見田甲時也而公若曰我希晏嬰止車勿遽是果何爲者耶蓋舉朝之人高者激畧者靡滄海橫流人倫天愚山人文集

卷士

祭文

三

莫相恤畱一代和平之氣于愴囊鬻卷之中於公僅見之新皇帝秉圖徵召元老并異時所嘗沈抑俾免者公用是首膺簡命矣方權璫之卽刑也人無不引領北望以自慶其遇且徵其言也以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非復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何幸如之嗟哉垂世資竊功名反覆之際仁人痛心國之休明將先朝之違德自塞其又奚以號于人曰我其疾風勁草凍塗不凋者然且屢勤明旨虛揆席以待者再閱歲矣公其誦邁軸之十章如一日也何決甚也夫旅退退旅進進豈不達德于無疵然以此廢卽以此興若似乎視前日之黥剔爲幸而今息補之且與其粉飾治平建明無所庸履小變而失大常矣屠羊說之言曰

臣之爵祿已復彼以其心得其常心耳若然者公詎眞謂上曉下塹可以施衡阨而劇驂反難策輟哉請解之曰時爲之也有孔明之時有少伯之時人第一之於進故次次之餘肥無身進之于不可退者也人第一之於退如賀老流沙之服退之于不可進者也若公者眞可謂以進爲退而不失其正者與以不惻惻于貧賤故不役役于富貴惟鬼神之莫得而害也故身名之並泰劉一止嘗言吾生平通塞近于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其公始終之謂耶公家恭敏公戚醮王事盡瘁鞠躬彼知其無可逃而安之若命孔明之時也茲者明穆相遭分敬無妒香山有老倍增盛治之羽儀少伯之時也時與義合故進退俱天愚山人文集

卷上

祭文

三

祭文學薛君文

嗟乎以翁金相玉琢之姿繡虎文龍之具而竟齋志以沒其抱憾豈特在翁也乎明興取士以浮不以實凡孝弟力田媵修潔已之士罕從上達後卽薦辟稍舉皆莫由茲選也翁遵清白之訓奉太親翁孺慕色愛無間于昆季之言且獨寐寤歌茂叔窗前袁安卧內塵凝如也夫翩翩之譽以之矜節則厲墨墨之修以之應世則異醉醒殊致躁靜各趨也翁無乃謂時不我與姑隱約濡忍善刀而藏乎孰知卷懷養晦竟至今日也混迹陶朱三致千金三散之其與行吟澤畔負石投河者不得志一也翁豈謂養生以尊生稍足試經濟之緒餘哉元黃更局壯事已隳厯甲未週天恩山人文集卷士祭文

五

觀化伊始翁又豈不能久視而故形解以去者垂白之高堂在上弱冠之奧子在下未竟者何厭之有苟藉先人之靈獲保首領于重壤范文子請祝而祈斯其時也况無疾而革不藥而終乎勿呼饑饉恐靡遺焉勿怨飢離僅一試焉觀下土之孔填卜上帝之甚蹈然後知翁善藏之妙用至今日而益顯也乎宗之弱女歸翁元士嫁及舅姑稱曰大幸今盥洗登堂巾櫛而誠奉猶是儀也而疇昔之音容安往余固諗翁未竟之施不著于昌後抱憾一日釋憾千秋余故曰其憾不在翁也所憾者以宗偷生之民哭翁勇退之士如未亡人誦烈女傳不自引決心羨奚爲鄙矣乎余之闕于泗涕者

祭蔡隱君文

異哉公之爲人也世莫能知知公者行篤嫻睦性稟貞淳
此鄉閭遠近所望而震者耳不知公生而負奇氣念世守
儒風不辭螻伏單棲乎沈寥定性于大湫塵凝几案淡如
也其學肆力古訓非聖賢之格言不入於目非騷逸之摛
詞不攝於心故其爲詩爲文往往有淵雄博大之勢發天
成鬼入之思然公善處窮守陋閭直布之素其身甚靜而
不使人求故世終莫能知公者僅以長者奉之嗚呼公之
生平豈但以孝友著哉太史公曰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
曲之譽斯言不能不爲公低徊矣大抵公之服奇好古其
能爲人所不能爲者有四世之俗學不過墨守專經束腰
天愚山人文集 卷上 祭文 三

縛足以冀一遇未有肯俯首作千秋業者公少卽屏去帖
括一事怡情藝林若將有終焉之志斯人所不能爲者一
也抑或童少之年承父兄繩約僅掇咕哩一入強仕利欲
薰心興懷佐植夙昔詩書付烟草矣公素不問家人生產
齒兒背台遜學不倦斯人所不能爲者二也世祿之家偶
紆青紫所知交悉賢士大夫自不得不假吟咏以文楊腹
而能厄守蝸廬窮愁自著書者世能有幾斯人所不能爲
者三也至有挾雕蟲小技求合大人而累牘連篇不免勦
換循襲之語若且曰某詩若文受知某明公矣若狂若鶩
胡彼厚顏公雖雅嗜文藝而恬適自好視附驥尾依末光
者不屑爲也斯人所不能爲者四也蓋至公臨歿而遺囑

諸子竟無別言祇以不盡閱古爲恨嗚呼猶謂公之生平
但以孝友著哉詩咏高山易稱素履公乎公乎曠世相感
雖音容之頓邈亦精神之夙孚矣公有二子長喜交遊重
氣節卓有父風述公者也且公年七十有二不可謂無壽
有令子若孫不可謂無後百世而下有誦公而想公之爲
人者其以爲無懷氏之民可也其以爲郭有道之流可也
公其洋洋來格旃

天恩山人文集

卷上

祭文

三

